

困
學
紀
聞
注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

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

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案陸宜公論關中事宜狀云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

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程泰之攷古編曰據唐志則關中置府僅居天下三之一耳杜牧云折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集證杜牧作原十六衝云外關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上府不越一千二百

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舊唐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

四何云似當以六典爲據○六典云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有上中下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

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

十一 今本唐會要七十二府兵關內置府三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 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

百三十三案與此條所引數目互異

折衝府

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

鄴侯家傳

云元宗時奚契丹兩番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備兩蕃諸道共六百三十府 今以地志考之十

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

二百九十三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府六十二河東道一百四十一

道二領南道十嶺南道三 參以志傳差互不齊 玉海云恐地理志所載猶有遺缺 神宗 玉海熙寧

二年閏十一月 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

言之詳備 朱子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稿云某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後讀熙寧奏對目錄乃得其說如此

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元圻案唐書兵志曰府兵之志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太宗貞觀

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謀諸衛凡府三

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 初學記州郡部員觀十三年
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依敘之爲十道關內道者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
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盡其地也河南道者禹貢豫徐齊充
四州之域北距河東至海南及淮西至荆山盡其地也河東道者禹貢冀州
之域西南距河北盡朔垂悉其地河北道者禹貢冀州之域南距河東至海
北盡幽營悉其地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自隴而西盡其地山南道者禹
貢荆梁二州之域北距荆華二山之陽絕洪水而南至江西距劍閣盡其地
劍南道者禹貢梁州之域梁州自劍閣而南分爲益州是爲劍南道淮南道
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東界自淮以南略江而西盡其地也江南道
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北距江東際海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
道者禹貢揚州之南境其地皆粵之分自嶺而南至海盡其地 鄴侯家傳
曰初置府兵於西魏大統中周文帝與度支尙書蘇綽之謀也自三代之後
無與爲比雖戰國之教士武卒技擊皆不及又曰府兵之制史冊不甚詳臣
家自西魏以來世掌其任臣高祖仲威從神堯入長安爲左屯衛將軍兼主
太原從義之師於隴首監總南北禁軍之任所以臣家備知又曰隋讞之屬
揚府皇朝改爲折衝府折衝搏組之間旋師在席之上也改郎將爲都尉又
置果毅都尉二人爲之副 唐書兵志曰古者兵法起於井田周衰王制不
復惟唐立府兵之制始一寓之於農居無事時畊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
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歸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
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法壞而方鎮強矣
唐鑑元宗開元十年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徭
役浸以貧弱逃亡畧盡張說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爲之制遣

進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唐樓德興陸宣公翰苑集序曰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詞科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貶忠州別駕 四庫全書唐會要題辭蘇氏讀香志曰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初唐蘇冕敘高祖至德宗九廟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續冕書溥又採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詞簡理備太祖覽而嘉之語藏於史閣賜物有差 唐書李泌傳泌子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紙筆著家傳十篇 宋蘇頌題鄰侯家傳後云李繁述其父泌之事跡起天寶被召中間遷謫迄正元中終於相位其所論者甚悉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繁以罪繫獄得廢紙敗筆於獄更以成其藁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色後亦不果故疏略類抄節

了齋

閱按了齋陳瓊號

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爲立像至開

元中始與十哲合爲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

哲爲坐像

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繙蔡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闕損等九人爲立像陽冰

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跋云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郭瓊奏云先聖孔宜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配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得從祀十哲請列序在何休等上於是

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籍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云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新史
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
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
我旣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
突厥自古以來嘗爲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
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
史於勵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
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

原注或謂太宗旣効自滿非也全云此注是正文○

元圻案唐書勵賓傳屬質隋國也居蔥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羣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朕始卽位或言天子欲擢兵振服四夷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四年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

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頗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製衣冠徵之力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卷四十按舊史言惟有魏徵勸於狼羣兵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皆魏徵之力蓋舊史既已着語而新史又轉易之不知當時本說定云何也 書錄解題史部典故類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館閣書目云神龍中所進

鄭毅夫

閣接毅夫名昇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

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

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

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

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

原注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集證玉海三十一金石錄有太宗

溫泉銘文苑英華載太宗小山賦○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五貞觀七年上謂侍臣曰朕嘗戲作髀詩世南進表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輟成俗非爲國之利賜令繼和請不奉詔言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治 東坡香潭州石刻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 續通鑑長編二百七十五神宗熙寧九年五月上諭范仲淹欲修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人賦體動靜交

相發賦爲法假使作得動靜交相養賦不知何用仲淹無學術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遊士以黨助甚壞風俗上曰所以好名譽止爲識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庾信爲文此亦識見無以勝俗故也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問不容穊鄭伯

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會是以爲

投機乎晉欒書將弑厲公召士句韓厥二人皆辭

事見成公十八年左傳 太宗臨湖殿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

靖勣賢於公謹遠矣何云謀英衛無乃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以外未必參同新史仍二人家傳虛辭

耳閣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元圻案唐書張公謹傳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秦王將討隱具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

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論曰投機之會問不容穊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容齋續筆十四晉厲公既殺卻氏

三卿欒書荀偃執公召士句辭不在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致尸而況君子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句厥爲罪豈非畏教其忠正乎

秦王與建威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

登天位皆任爲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
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晉德之幽光也 通鑑唐紀高祖武德九年
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愷不知所爲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發疑靖等請
中大馬之力劉傑小說太宗將誅蕭瑀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請辭謀
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
益風化故從之 案新唐書靖勣傳皆不及臨湖之事蓋闕疑之意義門謂
新史仍家傳虛辭誤也其謂當時未必博謀英衛頗具隻眼 葉水心習學
記言第四十云新史言張公謹抵罪事爲投機之會不知兄弟相恩遂擡父
位何名機會甚矣其無識也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

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

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

苟人臣所以明大節

何云宋制尤渾厚○案此制詞原父公是集誠之疑是誤收

大哉王

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

史不爲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

文字

原注通附傳在邊陲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全云晉武

帝亦能下詔稱諸葛瞻傳劍鋒其後人免其籍沒亦稱許尤之風望所以爲

開創一統之規模也○元圻案隋書誠節傳堯君素歿神湯險人也善傾河

東通守義師追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尅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

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

弦而倒戍餘糧食乏絕爲左右所害 通鑑貞觀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鷹

擊郎將堯君素云云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宋周密齊東野語

曰舊傳焦干之學於歐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朕稿劉

問爲韓贈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

業賢院王樂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若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

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採諸家之說做裴松之三國志附見下方表雖過於

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其後呂伯恭編文鑑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

何云房

年 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何云李十九年 開按房杜並稱而杜以貞觀三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

故止及房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 方棧山云秦檜和宋亦十九年○

元圻案舊唐書房杜傳房喬字元齡新唐書云房元齡字喬二書不同李德裕謂武宗曰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啟非由人事也

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

之夢皆此類

全云正論 其說未詳 文志張唐英唐史發潛六卷○元圻案唐書方技傳袁天綱益州成都人武后之幼天

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后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又李淳風岐州雍人太宗得秘錄言唐中弱有文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地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 史記趙世家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世也以賜之帝告我吾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存也今余思虞舜之黜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姬配而七世之孫

佩魚始於唐永徽

高宗初元

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

年改佩龜以元武爲龜也

集證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

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中宗初罷龜復給以魚○元折案程泰之演繁露十張鶯朝野僉載漢獲兵用銅虎符唐初用銀兔符以兔爲符瑞也又以鯉魚爲符鶯遂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又云上元中佩刀獨算袋仍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鯉之張光也至僞周乃絕景雲唐復興又準前結假爲飾

治平

宋英宗年號

末年始鬻度牒攷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

言度僧道士收貨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

關按出裴冕傳食貨

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冕至今嗣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

而石刻傳於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揜如是臧

此書新多書多換其法
多結句清遠此亦不可
謂之清遠也此亦不可
謂之清遠也此亦不可
謂之清遠也此亦不可

堅以刑人之言爲辱

事見襄公十
七年在傳

此何人哉林甫國忠

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

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

潤按紹京起家錄事耳故王氏謂不敢
望第一人之李揆也○元折案趙明誠

金石錄跋尾二十六右唐楊歷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
國公太子右諭德頴川鎮紹京撰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勗之父也紹京出於
胥史無他才能特以竊緣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居於闔閭豈足以父
事之又以著之金石則無愧恥亦甚矣書之可以爲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
闕焉故余詳錄之於此 唐書鍾紹京傳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錄事以
善書直鳳閣會討韋氏雍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明日進
中書令以貢蜀自肆當時惡之官者傳楊思勗羅州石城人少給事內侍省
從元宗討內難帝倚爲爪牙高力士傳力士馮春曾孫也中人高延福嘗爲
子故員其姓先天中知內侍省事宇文融李林甫監嘉運章堅楊慎矜王錫
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皆厚結力士故能顯至將相李輔國傳輔
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爲開府小兒肅宗任以貽事李輔國以子姓事之
號五父李揆傳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開元末擢進士第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美風儀善奏對帝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
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

有守矣文苑英華

九百三十二

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

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殲巨

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

新史

宋鄭薰舊唐書無傳

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

宣宗五年號五

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爲忠

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

有以哉

原注宣宗召章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祿之黨歟

元折案唐書鄭薰傳薰字子海七鄉里世系據進士第爲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于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旣老號所居爲隱巖時松子庭慶七松處士云又宦者仇士良傳士良循州典寧人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魚宏志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署反示牒于朝士良因之兵捕無輕重悉斃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恩禮不衰

露之事參攷李訓傳乃詳

章漢唐書有傳 鄭薰誣鄭昭罪不可任耶官出之見新書鄭昭傳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爲黜陟
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
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

多幸也

原注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孔光黨王莽則不
言溫室樹不足以爲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爲謹

○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席豫襄陽人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累官至吏
部侍郎與弟晉俱以詞藻知名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及吏曹簿領未嘗
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必介意豫曰綱維
不謹而况巨耶卒諡曰文又安祿山傳黜陟使席建侯言其公直無私新唐
書席豫傳在列傳五十二其餘略同

容齋續筆

案容齋宋洪邁編者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
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今存辨嚴武無欲

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

其失實也

元圻案容齋續筆六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相爲蜀內
刺史武慢侮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甫傳云武以

世舊待前甫見之或時不中嘗醉登武狀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
一日欲殺甫冠釣於藤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褻嘗醉
登武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
然子按甫集中詩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曰江村獨歸處寂寞
瘳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
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益以自况空餘老賓客身
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
有其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彌衡爲喻始是癡人前不
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唐書嚴挺之傳挺之名俊以字行華州華
陰人張九齡雅知之欲引以輔政子武字季鷹劍南節度使破吐蕃七萬衆
于當狗城遂取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雲溪
友議三卷唐范摅撰摅始末未詳自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
溪之別名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

喜泣下致堂

讀史管見
二十五

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

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爲
人大概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

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金云切身之亦辨之。元圻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六年十二月以前西

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李宗開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開黨也嘗詣宗開見其有憂色曰得非大戎乎悰有一策可平宿憾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嫌德裕若使之知舉必喜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開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爲訪此宗開曰竊安相公令悰遠意卽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爲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唐張固幽閑鼓吹曰朱崖李相封川李相早相善及位高稍相傾及封川在位朱崖爲兵部尚書必當大拜封川百方阻之未效邠公杜相封川黨謁封川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子今快悞若真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御史大夫曰此卽得邠公乃馳詣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寥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李德裕字文饒劫人元和宰相吉甫之子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傳稱其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其謀議撻古爲質哀哀可喜常以短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杜悰字永裕京兆萬年人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藩附見其祖伯儻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幽閑鼓吹一卷唐張固撰罔始末未詳所載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

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
崔園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辭而止愚按崔園相
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
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園爲相加集賢大學
士因循成期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園爲辭傳誤

矣。

方橫山云此事洪容齋已言之○元圻案唐會要六十四開元十三年
改集仙殿廳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張說爲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

中宗欲以崇寵大臣景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如臣嘗敢以大爲稱上
從之又貞元四年李泌奏伏蒙以臣爲集賢殿大學士竊尋故事中書令張
說中朝元老頌德鴻儒懇辭大字衆稱達禮其後至德二載崔園爲相加集
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恒例望削去大字崇文館大學士亦准此較依
宋吳縝新唐書糾謬三案李泌傳云云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
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園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
戊戌五月罷而崔園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於十四
年已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丁卯方爲宰相設若崔園以大歷十四年卒至
李泌爲相之年崔園之卒亦已九年矣何云至崔園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
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讓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言

朝廷之疑否乃遽述崔國爲相之事疑此句頓倒錯亂其開脫字必多全不可考 容齋三筆亦云崔國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 唐書宰相表崔國以肅宗至德元載六月相較之本紀則遲一年會要則早一年李泌以德宗貞元三年六月相與本紀合較之會要則早一年未知孰是 猶覺寮雜記亦云崔國爲大學士引李泌爲讓而止蓋承唐書之誤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

事見通鑑開元四年

致堂

讀史管見二十

謂濟被識擢

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

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

者不但實不副言也

原注少陵贈京左丞詩卽濟也○元圻案唐書韋嗣立傳嗣立子濟開元初調郾城令或

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請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擢醴泉令天寶中授尚書左丞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入云堯時爲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嬌齋駕善迎之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唐劉虛大惠世說新語十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桓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秘術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開詔通事舍人裴昭馳驛迎之賜號通元先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

謂翱爲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

可爲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

案新書本傳翱性峭爽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

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

量君子

全云荆公辯之亦欠透○元折案舊唐書十七敬宗紀寶歷元年正月辛卯以前禮部中李翱爲臨州刺史以求制誥面數宰相

宰相李逢吉之過也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曰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文公論尚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謀宰相以自快今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者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忿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

之淺者固好以利心哉君子唐書李翱傳翱字習之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諡曰文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

元和時同平章事韓愈傳愈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等相以

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

老學菴筆記

全云陸遊作

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

豐易之。

見筆記四

愚觀李文簡

名燾字仁甫

歷代宰相表云。中書

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

後門下在上。大歷

代宗四年改元大歷

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

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

攷此。

元圻案玉海卷二百十一載神宗史志元豐五年四月更官制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宋費袞梁谿漫志云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爲昭文館大學士次兼修國史次集賢院大學士皆

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前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此元豐官制門下在中書之上也

唐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

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

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

中書省與仁甫之說不合 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老學菴筆記十卷陸游務

親撰生識前輩年登耄期所記見問孫可觀也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

杜氏所載附益之

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二百五十一神宗熙寧七年三月知制誥王益柔言試將作監上簿麻皓

年管注孫吳二書及李靖對問頗得古人意旨欲望許進所注書乞加試用
從之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
益之也通考經籍考四十六李衛公問對三卷按四朝國史兵志熙寧間
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說外又官號物名與今
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會校等校正
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即此問答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晁公武陳振孫以
爲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即此書然神宗詔王震校正之詔既明見
於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唐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尙誰哉以功封永康縣公進封
代國公改衛國公卒諡景武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爲準

案續資治通鑑長編

三十八太宗至道元年八月以壽王元侃爲皇太子禮官議
唐制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詔改諾爲準

此東宮畫

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

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

爲琅琊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

王亦畫諾矣

何云上事行句
本兼諸王言之

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

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

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元圻案六與二十六左庶子之職凡令書下於左春坊則

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啟以畫諾及覆下以皇太子所畫者留為案更寫令書

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唐書百官志三東宮官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

品中允二人正五品皇太子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覆審留所畫

以為案更寫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文苑英華三百六十二陸龜蒙說鳳

尾諾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印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迄於陳梁

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羣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

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殿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啟

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尊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

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賤之文也終終繆穉然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

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耳晉元帝為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

外事常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
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南史齊江夏王鋒傳
鋒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每晨典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
高祖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儂鳳尾矣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晉帝批奏書語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後
漢書黨錮傳汝南太守宗資在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
郡詔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太守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
坐疑南史陳伯之傳伯之濟陰確陵人也梁武以為江州刺史封豐城縣

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

南豐

乞賜唐六典狀

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

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元圻案唐呂溫代鄭相公請制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云元宗集儒賢於別殿考古訓於秘文以論材審官之法作六典三十卷以道德齊禮之方作開元禮一百五十卷且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復祗令宣示中外星周三紀未有明詔施行 程泰之攷古編九章述集賢紀注開元詔修六典至今在院亦不曾行用據述此言卽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詩陽城不進矮奴曰坡云臣案六典書任士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聖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是陽城嘗授六典爲奏得免貢矮奴豈是成而不用耶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與樞密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 晁公武曰六典蓋唐極治之書也或以此書成於開元間而不行於一時不學之言也 明王氏鑿重刻六典序曰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猶尚書省之舊而內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衆職品職勳階以敘羣材尚多唐舊且非獨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

祁論唐制精密簡要曾鞏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繁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爲之其書何可以不傳唐書禮樂志論曰張說以謂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學士徐堅李統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辛肅蒿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小有損益不能過也唐李涪刊誤卷上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薙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盛茂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穢蔽且慮火災也以三公之任降位高度力展儀以已率衆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卽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達舊禮將及陵關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爲不經又何甚也據此則開元禮當時實已施行後遂浸廢耳

李德裕傳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

案德裕奏曰宏質賤

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

嘉祐

仁宗三十四年改元嘉祐

六年制策

原注胡武平撰全云名宿

錢穀

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宏字避諱誤

以質爲賢

問按今欒城集韋賢正作質○元圻案胡武平名宿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官樞密副使諡文恭宋史有傳書錄

解題載胡文恭集七十卷久無傳本因庫全書錄宋史大興真詳定爲四十卷此條所引策問不見集中蓋已佚矣宋文鑑載此策題作韋賢東坡

對策亦作賢

劉秩爲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

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愧閭

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

國按韋應物詩

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元折案劉秩字祚卿知幾子也新唐書附見知幾傳不載是疏亦不言其爲祭酒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貶前祭酒劉秩爲開州刺史房瑄黨也權德輿答柳冕書云嘗讀祭酒劉秩疏云大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唐書元稹傳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同州刺史拜武昌節度使卒稱始言事峭直欲以空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官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職節稱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

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爲

狀頭有李肱

國按李肱卽開成元年賦竟袞羽衣曲仄韻長律登第者○元折案宋王明清揮塵後錄曰唐書特立宗室傳

蓋此輩李福以節度使加同
平章事以保相耳
麟德太子李元亨之孫李元亨
麟德太子李元亨之孫李元亨
麟德太子李元亨之孫李元亨
麟德太子李元亨之孫李元亨

麟德太子李元亨之孫李元亨
麟德太子李元亨之孫李元亨
麟德太子李元亨之孫李元亨
麟德太子李元亨之孫李元亨
麟德太子李元亨之孫李元亨
麟德太子李元亨之孫李元亨

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幾在位無所發明
林甫在姦臣傳知宰相招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止敘適之晚勉夷簡程石
同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宗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
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傳何耶
唐宗室宰相本十一人益
以李麟李逢吉李蔚李揆則十五人矣揮塵後錄作十三人蓋從宗室宰相
傳贊所稱九人而增數之也麟逢吉尉揆唐書各有傳李福即李石之弟附
見石傳
石字中玉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相文宗修方鎮進奉以直代百姓
稅籍借在位不久耳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

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

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廔一人閱按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賜李廔制科

出身官終著作郎何云明無制科以一甲三人爲榮選狀元八十六人入

相者白胡廣至魏藻德凡十七人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楊榮至傅冠凡三十

人集證吳氏隨著志唐制舉科目圖一卷不題撰人凡七十六科仕至宰

相者七十二人唯劉蕡名最高而官最不達玉海百十六本朝制舉入三

等者吳育蘇軾范百祿孔文仲制科四十人至宰相一人富弼執政九人夏

竦至范百祿又云乾道二年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制科五年注應辰薦李
厚七年召試中書御集英殿親策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四朝開見錄翰
林沔公以厚應詔召試中書六論命題一人注有必治之道二湯法三聖三

人者天地之心四律歷更相治五三家言經得失六揚雄張衡漢賈六論合
格推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元圻案唐書選舉志上
所謂制科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嘗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
興自京師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
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關拔山絕藝奇
伎莫不兼取其爲名日既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
其名最著 馮氏開見錄富公初遊揚州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
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 宋高似孫唐科名記止六十
三科見絳略卷三 德化堂書道考街七卷選抄卷第六卷唐科名題詳

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

舉之策其書於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

得失也

闕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治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

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第應鳳亦中是科此卽昌黎所廢之詞科也李燾傳子壘試實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勳欲應詔不果其友吳公邈以書勉之勳答以書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旣不克躬試命二子壘塾習焉至是東部尚書汪應辰薦壘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卽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 何云宏詞考文章制科求道言三舉

不同○元所案洪興禮昌黎年譜貞元九年癸酉公年二十六博學宏詞試
太清宮觀茶極舞賦頌于不蒸過論 唐書劉蕡傳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
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求世意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蕡對策云云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餗
龐嚴見蕡對嘆伏以爲過古異董而畏中官毗睨不敢取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

讀者別院供饌

原注見鄴侯家傳

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元折

案韓文公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藝文志

家僞

員傲太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

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

傲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

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爲正

元折案唐書李泌傳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元

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傲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與若者傲跪奏

臣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 吳興新唐書糾繆九案藝文志儒家云云李泌傳謂做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做生於開元八年也既叙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爲是則至十六年之時做不啻九歲矣二說必有一誤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詰爲應物傳敘其家世云夏之孫待價仕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

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

二人同名歟當攷

閱按首尚清言而善書無許珣傳唐尚詩歌而新舊唐書無韋應物傳 何云按新唐書宰相

世系表夏第十七子冲隋戶部尚書冲生挺象州刺史挺生待價相武后待價生令儀令儀生鸞鸞生應物蓋作詰誤也○元圻案唐書文藝傳敘云若章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尙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遂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宋姚寬西溪叢語載吳興沈作詰作韋應物補傳云應物少遊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充宿衛扈從遊幸頗任使使氣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山京兆功曹累官至蘇州刺史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請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不知其所終 唐書韋挺傳子待價高宗儀鳳三年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召還封扶陽侯補傳云仕隋封扶陽公亦不合令儀生鸞宰相世系表作繼李璣國史補云應物爲人性高潔鮮食真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

顏 宋朱長文吳郡固始經籍記上韋公以清德爲唐人所重天下號曰韋蘇州當貞元時爲郡於此人類以安又能質儒士招隱獨願沉劉長卿邱丹秦系皎然之儔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其賢於人遠矣 沈作誥字明遠號萬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爲江西漕司幹官

劉闢亂於蜀

案在憲宗元年

其嫂庾氏棄絕不爲親白樂天爲

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

爲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元

素唐書劉闢附韋臯傳闢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舉卒闢主後務誣諸將微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卽位欲靜鎮四方卽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以兵取梓州杜黃裳薦高崇文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詔許自新不聽下詔奪其官將送下成都擒之 樂天贈樊著作詩云陽城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筆指佞臣在使不仁者不得乘國鈞元稹爲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年家寬愼一言伸劉闢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爲親從史萌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爲實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君爲著作卽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爲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詔辭皆出李林

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

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元圻案唐六典七典慶宮在皇城之東南註此卽今上龍

潛舊宅也初上居此第其名協聖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涌爲小池周
袤纔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山水其沼浸廣時卽
連合爲一未半歲而里中悉移居遠鴻洞爲龍池焉益符命之先也唐徐
浩張文獻碑銘曰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詔州別駕終于官
舍因爲著姓弱冠鄉試進士應道祥伊呂科對策第二等歷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曲江集龍池聖德頌序曰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卽今上下
房之舊真京師爽塏之所旁無寶澤中忽溢泉中宗採識者之議歷王氣而
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地理類雍錄
十卷宋程大昌撰乾道淳熙間關中已久爲金地故大昌此書惟據諸書諸
圖參考而成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說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

爲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

本於此

闕按唐藝文志有王儉弔答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
名又始於此集證按鄭樵通志謝元內外書儀四卷謝超書

儀二卷皆在鄭餘慶之前○元圻案唐書鄭餘慶傳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
人少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

代史雜傳劉岳宇昭輔洛陽人也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初鄭餘慶嘗挾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具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制定之歐陽公歸田錄列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殺父母爲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以時之所尙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所爲耳四庫全書簡明日錄經部禮類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凡表奏公文家私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類稱二程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又稱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云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頡也我藝祖之

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貞

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

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集證唐志小說類柳氏家學要錄二卷柳理撰 苑氏志家學

錄一卷柳理采其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革時政得失著此錄○元折業宋錢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曰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徽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閬州姚內斌在廣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祿邊巡檢之名不加行

營部署之繁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情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邊不敢犯塞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

求於非福則是詔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

行元圻案唐六典四凡國忌日兩京定大寺觀各二散齋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於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官七品以上皆集行香以退宋姚寬西溪叢話下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燭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卽爲規式國朝至今因之宋祁論國忌疏曰伏見列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閣慰訖咸詣寺觀跪伏齋贊謂之行香仍置蔬饌臣竊思之禮尤不經云云程大昌演繁露十國朝自有景靈宮後每遇國忌不復卽寺觀行香而移其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宮每大忌宰執率百僚至宮行香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圓齋已收之不焚也崔蠡寧之弟密之孫唐書附見寧傳蠡開成中爲戶部侍郎白罷百官忌日行香

誠齋易

次九

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

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异元稹浸潤之內愚

謂稹在穆宗時异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元圻案唐書宦者仇

士良傳帝問周程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報漢獄孰愈程惶駭曰陛下何自方二主哉帝曰報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 穆宗憲宗之子文宗穆宗之子 唐書程异傳异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卒元稹傳長慶初禮遇益厚魏宏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 長慶穆宗年稹積卒官於武昌節度實文宗太和時也裴度傳文宗太和四年數引疾牛僧儒李宗閔輔政共短損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三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撰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事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概

其懷聖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

允蹈之

元圻案魯公文見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卷端一之操四句頌汾陽之父敬之也其稱汾陽云推赤誠而許國蹈白刃以率先魯

公亦當之無愧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帛之餘

史臣

閱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

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元圻案舊唐書楊綰傳綰字公權華

陰人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出朝野相賀居職旬日中風而斃代宗震悼詔曰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方有憑依遽此殞謝屏子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官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洪贖備依典策敬賞朝經史臣曰嘗讀諸乘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色矣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滴水

李氏

復

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子面徑

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

云宏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

柏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

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以月中事

元圻

案鏡龍記天寶時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李守奉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名元真謂鏡匠曰老人解造真龍鏡高戶三日失二人所在盧前獲一素膏鏡匠遂移爐於揚子江心以五月五日午時鑄之犬旱祠龍鏡即得雨唐劉餗隋唐嘉話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爲千秋節百官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咸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綵承露爨更相遺問李肇國史補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州江心所鑄也梁宗源荆楚歲時記按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爨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齋諸記云宏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日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金薄爲之遞相餉焉書錄解題地理類華山記一卷不知名氏荆楚風土記隋唐志及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不著錄此條所引與荆楚歲時記略同豈亦名風土記歟當史考下秋節進鏡事新唐書不載舊唐書元宗紀上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誌百寮于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爨天下諸州咸令誌樂休假三日故厚齋入於考史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

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

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

原注寺名與前不同

貞元

德宗元

和宗咸通

宗

迎佛骨者三

開接癸丑冬薄遊沂能經過扶風縣北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卽無

蔓王寺福尚存何本載閣云今扶風縣北之法門寺卽無蔓王寺紀載非一手故其名互異寺有唐天祐碑可據○元圻案舊唐書六十韓愈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愈上疏諫云云邵博聞見後錄入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宏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

元十月終義寧

隋恭帝年號

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

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

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

唐書藝文志亦不著錄

畧

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元圻案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

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喪貶謫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福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遂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蕭穎士進續尚書表云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唐虞其餘文景明章之後後魏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是續尚書已有成書其別著通典據李華三賢論曰蕭以史書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次序續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蓋實未成書也

楊文莊公徽之

閩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真宗時置侍讀學士官之本傳不載其謚何云焯案東都事略云其後仁宗以徽之先帝宮僚特贈太子太師諡曰文莊此書近始重開闕丈不及見也○案錢氏大昕曰文莊諡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好言唐

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

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

父祖諱主司名氏

原注起與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德宗五年改元與元大中宣宗年號

宋敏求

續爲後錄五卷

元圻案東都事略楊徽之傳徽之多譏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詠太宗與宗嘗和其詩仁

宗時特贈太子太師諡曰文莊春明退朝錄上載文臣諡文莊注曰江陵楊公旣不著其名而本貫又非蒲城錢辛相先生以爲文莊諡見春明退朝錄似未核也查長編四十六云真宗三年正月楊徽之卒上甚嗟悼贈兵部尚書諡文莊又與東都事略互異未知孰是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稭矣出說文引虞書稭三

百有六句

集證說文禾部稭復其時也从禾其聲○案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千稭之變由不可旣也而況天下之言乎

李

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

闕按今本作賜何云餽斯義切

出詩王赫斯

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

方橫山云鄭箋但云斯盡也釋文乃云斯

鄭音賜非箋原有此文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今檢爾雅釋言但有斯離也之文正義亦誤又揚子雲方言穢餽斯盡也南楚凡物盡生日穢空物盡者曰穢餽賜也連此揆斯皆盡也此子京所本王氏失考 集證呂氏春秋報更備宣孟謂飢桑之餓人曰斯食之吾更與汝高誘注斯盡也潘岳西征賦起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張銑注賜盡也陳振孫曰新史列傳用字多奇深殆類凡戶銑猶體識者病之○元圻案唐書溫彥博傳彥博字大臨貞觀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稭矣恨不許少間以死其壽又李密傳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民食與格

倉者給授無檢司倉賈潤甫諫曰入國本食人天敖庾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總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畧

論

原注畧論五卷起太吳訖隋假公子問答 集證唐志編年類馬總通歷十卷又雜家類虞世南帝王畧論五卷晁氏志編年類馬總纂太古

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剛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祖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畧論分繫於末以見義焉玉海帝王畧論中與書目云正觀間太子中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吳訖於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考訂云

李勣爲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

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爲范文正碑云至

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公上疏其事

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

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爲張文定

名方平

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

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李微之

闕按微之名心傳非研人微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儲林傳

考國史誓詔在慶歷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

年二月文定始爲學士

原注封冊乃宋景文撰○案錢氏大昕曰學士年表慶歷五年二月張方平以

右正言知制誥拜

朱文公爲張忠獻

名

行狀其後語門人云

向只憑欽夫

忠獻子南軒先生之字

寫來事實後看光堯

闕按光堯高宗尊號

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

可不審哉

元圻案唐會要六十四至德十四年史官李翱奏史館以記錄爲職舊例皆取行狀證議以爲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門

生卽其故吏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而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若考功定證見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證

東坡志林歐陽公撰范

文正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先君奉詔編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存有已行之明驗先君

質之於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文正此疏不載集

中釋文登續湘山野錄載其畧云屈萬乘之重行北面之禮此乃闕後世屬人主以強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爲大宮履長之賀於闕掖以家人承願之禮行之可也云其事遂已則承墓碑之誤

唐配帝皆一后惟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

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

開元書到皇后睿宗之元妃明皇之嫡母也後二后並配當行於開元四年不

當遲至二十一年始祔夫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折猶未精○元圻案唐書睿宗昭成寶皇后傳帝為州王嗣為攝人即位進德苑生元宗帝崩追稱皇太后與肅明兩橋陵后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年乃得升祔長編五十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肅明德皇后於太廟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議以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並配為證曰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享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宮並配自是始也朱子曰二后並配自本朝真宗始其初議者皆歸咎於錢惟演後既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厚齋此條蓋亦有感而云

龍朔

二

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

史為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元圻案唐書百官志左右散騎常侍分隸

門下中書省皆金螭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口侍極書錄解題職官類職源五十卷金華王益之行甫撰亦備積應用之書而專以今日見行官制為主蓋中興以後於舊制多所省併故也

皇朝宗法初二年以廷臣許為左史起印作進六品上七等研書不為下等殊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

隱逸傳

鴻一蓋二名與

中嶽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

當以舊史爲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

積遠難明

南史顧歡傳作難亮

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

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

閩按歷代名賢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

書作盧鴻字翺然亦各有本張融語出南史隱逸顧歡傳通鑑考異引中岳劉真君碑云盧鴻撰無一字○元析案唐書撰成式西陽雜俎五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設食於寺大會羣僧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亦無一字通鑑唐紀元宗開元六年三月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考異曰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真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唐太宗徵盧鴻一授諫議大夫二詔又賜還山制皆作鴻一

攷古編以通鑑正觀十三年房元齡請解機務詔斷

表爲今斷來

來字何本作表誤

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

日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於唐也

開按胡三省通鑑唐紀註今之讓官者率表三讓不許赦斷來章則門不復受其表卽唐制之隱表也 全云亦不始於晉而始於漢見王莽傳○元

圻案漢書王莽傳加公爲宰衡莽稱首辭讓出奏封事太師光曰宜詔尙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 後漢書和帝紀七年鄧鴻朱徵杜崇下獄死注府南

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令斷其表章緣此驚振據此斷表始于漢無疑 今本程大昌攷右編無此條所引之文豈攷右編固有佚文耶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

原注管華嵇阮亦然○元圻案

魏鶴山作黃侍郎定勝堂文集序曰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元白方駕而所制殊行 王楙野客叢書九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懸

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積爲監察御史勳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

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衛瓘之徒皆言其狂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積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

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爲文章卓偉赫敬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和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

不附叔文黨又何意於退之也 原注管華請管劾安華欲嵇阮請嵇康阮籍

唐亦有蔡京

原注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 何云唐之蔡京嘗爲僧李義山有白足禪僧之句 此

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

何云桓彝魏尚警令

階之弟見孫琳傳

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

賢否分矣

原注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闕按名氏之同之奇者莫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方

橫山云更有奇者一王匡爲王莽守洛陽一王匡爲更始攻洛陽集證雲漢友譏唐懿宗朝左庶子蔡京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爲政苛慘閭境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較賜自盡西京雜記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子矣飯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元圻案三國志吳孫琳傳琳廢亮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琳怒殺之注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益吳之名臣益對稱彝有忠貞之節晉書桓彝傳彝字茂倫進國龍亢人補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也涇縣蛟遺韓晃進軍攻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城陷爲晃所害李商隱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詩云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註云時蔡京在坐京曾爲僧徒故有第五句朱翌猗覺寮雜記士人曾爲僧南史伏挺之唐馬嘉運許淹韋渠牟蔡京嚴礪曾參事見史記甘茂傳平原君客毛遂爲平原君合從於楚見史記平原君傳前王莽見漢書公卿表劉屈氂傳後朱買臣見梁書元帝紀官宣猛將軍唐文粹載員半千隴石途中遺非語詩云趙有兩毛遂魯聞二曾參慈母猶且感況在行路必宋朱弁

曲洧舊聞六政和間常子然謝在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字及叔用于昭德之
第四觀蕭子顯石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叔用曰以此諸
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字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
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據此則三
董卓四王敦九張良則更奇矣然三董卓四王敦未必俱不肖九張良未必
皆賢也情無從考其所見

顏魯公爲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

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

貸楊綰旣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

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元圻案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
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弊矣實用憂

煎通鑑唐紀代宗大歷十二年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制
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奏京官俸

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又曰楊綰常奏薦湖州刺史顏真
卿上卽日召還以爲刑部尚書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

寶箴用之元圻案運命論見友選李善注引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
人也魏文帝異其文遂起家爲尋陽長政有美辭 容齋五筆

七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道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亭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云云此外尚多規正之語既不爲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道古爲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察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

李方元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元

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爲吏手寫簿書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傳隆年過七十手寫籍

書梁尙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傳

隆爲沈約也

閩按宋書傳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元圻案杜牧李方元墓誌方元字景業少有文學

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簿籍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櫛比一在吾手至當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方元常歎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豈爲此也宋書傳隆傳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禮於奉公嘗手抄書籍卒時年八十三通鑑晉紀高帝建元二年虞玩之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傳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政正必在勤明

唐書卷之九十一
卷一百一十四
命長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條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
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
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
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尙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

加詢訪

何云人主勤學又事其大者遠者如此所以爲淳熙集證孫可之讀開元雜報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

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按御覽引開元錄無雜報數事○元圻案孫可之讀雜報文見唐文粹四十九周益公奉詔錄一臣昨蒙下詢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云云臣伏料聖意以爲宰相與百僚爭辨至於移時必是專體甚重故欲知其實以古爲鑑臣尋閱太平御覽總目內果有開元錄一書則是祖宗朝此本尙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別具奏聞

蕭邁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

出唐史云自瑀遠邁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

世系表梁真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

開按俱表所云齊梁房者也 策證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蕭氏定著二房一皇舅房一齊梁房宰相凡十人皇舅房有至忠相中宗睿宗齊梁房真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昭明太子之後有蕭相元宗華相蕭宗俊相穆宗傲相僖宗復相懿宗實相懿宗遠相僖宗瑀相高祖遺詩云九葉不數至忠唐史云八葉不數至忠與鄴○元圻案唐書蕭瑀傳實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終無大惡以凌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遠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開按通鑑不取非也明王三原應召至都鄒智

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元圻案齊錄解題雜史類開元昇平源一卷唐史官吳兢撰敘姚崇十事 唐書姚崇傳帝曰卿宜悉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說事以堅帝意即賜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開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餗青海未有奉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斥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威里貢

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願租稅外盡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流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庶欽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騎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通鑑考異曰果如所言則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爲之今不取呂成公試館職策曰唐元宗欽遲姚崇之舊德風望起於藩維而相之崇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卽温公不取之意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元圻案新唐書藝文志史部編年類王氏五位圖十卷王起廣

五運圖卷七 王播傳播弟起字舉之文宗上文好古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詔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玉海一百二十九儲官門唐藝文志有王氏五位圖十卷又有五運圖蓋編年書也中興館閣書目王氏五位圖三卷唐開成初判太常卿事王起撰自開闢至唐以五運爲序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卽

新書

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

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元圻案李太白集附錄唐劉全白所撰碑記曰君名白廣漢人天寶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累遷左丞相。元和初，討吳元帥，擒之，封晉國公。十年，討淮西，擒吳元帥，封晉國公。十年，討淮西，擒吳元帥，封晉國公。十年，討淮西，擒吳元帥，封晉國公。

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宜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

緋衣小兒之謠，胡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

裴度

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小說家胡野僉載六卷，舊本題張鷟撰，然鷟歿於元宗時，而書中有敬宗、宣宗時事，蓋原本久佚，後人撮拾成編，與無名氏朝野僉載補遺併為一書，故卷數門目與所傳鷟書不合也。宋敏求長安志七，晉國公裴度宅，引唐實錄曰：度自與元請朝，親宰相李逢吉之徒，百計濼沮，有張權輿者，既為啖犬，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讎，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嘗有人與度作讒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昏平，吳元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國符易象乾卦之數，度不樂里地，側當第五岡，故權輿以為詞。餘注已詳第八卷。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

注見前卷八

而昶子綰袞皆

擢第袞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全云足重亦不在科第集證翟祐歸田詩話昶登

長慶四年第昶生綰袞，綰成通四年進士，袞七年進士。○元圻案：宋劉昌詩盧浦筆記：六穆豹古今注：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開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日金根，故因作為金根之車。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是未加於賦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韓昶為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為銀，昶文公子也。康成禮記注：大路，本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禮志曰：古曰

桑根車秦口金根車 唐王定保撰言十三韓裴咸通七年趙陽下狀元及第又曰趙陽試裴以象天賦或為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裴以象天賦更放韓裴狀元得無意乎 韓裴自為墓誌曰昌黎韓昶字有之生徐州之符離小名曰符有男五人曰緯前後州參軍次曰緯曰緄曰緄曰緄曰緄舉進士 緄即裴也

孔穉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蚧之屬

原注

見昌黎集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

原注見白樂天集 閩按亦見本人集狀中

蓋嘗罷

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閩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九年復令供進

至孔穉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穉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方合郡邦故實○元折業韓文公孔公墓誌曰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穉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體尚尚書廢之終身公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蚧可食之屬自海孤京師道路水陸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方崧卿云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遞夫而言也 李肇國史補亦載其事 白居易元稹墓誌曰公為越州刺史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菜蚧蛤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馴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 元稹論罷海味狀曰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鹹腥增疾損肺俗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

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下罷荔枝減常貢之至意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

史附于其父構傳

舊唐書構傳并不附見炕名

蓋取韓文公所撰畢

垌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

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

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元圻案昌黎畢君墓

誌曰畢氏出東平國朝有爲許州刺史者曰懔懔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是爲景公景公生炕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垌家破時垌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垌歷尉薛渙安邑王屋卒銘曰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顏真卿傳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元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此條揚升越集全襲其說

廣德

代宗年號

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

疏見唐文粹二十八請

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

試制科對策

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

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

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肅宗三年改元乾元元年進士翰

林院故事載寶應肅宗七年改元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

士出鄂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

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

柳伉通鑑亦作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攻之伉是時為學

士非待詔也何云唐時翰林院待詔凡山人僧道皆是非官名伉以博士在禁林

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為伉立傳故詳

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何云對仲父而言之則為賤且疎矣王氏特著之以激後之為詞臣者也

集證通志藝文略唐登科記二卷李奕撰翰林故事一卷唐韋執誼撰丁居

穆重修承旨學士屢壁記寶應後柳伋秘書省校書郎充累加太常博士諫
議大夫依前充○元圻案唐書宦者程元振傳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
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和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賊於是太常博士翰林
待詔柳伋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
力一戰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臣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
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
放歸田里裴晉公論元稹魏宏簡姦狀云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
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當時柳伋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
國除害通鑑唐紀元宗天寶十三載上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
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唐書李絳傳絳
字深之系本贊皇權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謂左右曰絳言骨體眞宰相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

謝南省主文

歐陽內翰啟

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

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

諸篇皆載於唐文粹

皆謹嚴得史法

有補治道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彙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

其集唐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劉得愈之
醉而湜得愈之奇嫺又孫可之集十卷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

闕東人大中九年進士歷官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樵與王霖秀才
音云某嘗得文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
吏部退之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漫爾有意爲奇樵則
視退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聚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

韻之內以大姓爲首

此林寶自序之文

鄧名世謂稍能是正

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鉏邱茅夷指爲

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

通志氏族畧

謂寶不知自姓所由

來

元圻案邱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註卷四齊下云譚按春秋鄭材衛昭伯長子謚曰齊子齊子之孫惡始以祖謚爲齊氏惡孫豹以殺孟縶爲衛

所逐春秋書之曰盜裔孫明仕韓又仕東周以姓見于戰國策姓書自應劭何承天以來相承一誤如齊晉秦楚不考其由皆謂之氏於國者故姓纂唐表取齊豹盜臣之名喜太公大賢之後盤空附會皆以齊氏爲姜姓而氏於國不曰出姬姓而氏於謚後人因循訛謬遂失其本不可以不辨正又卷六秦下云秦氏出自姬姓周文公世子伯禽受封爲魯侯裔孫以公族爲魯大夫者食邑於秦因以爲氏春秋魯宣公三十一年書築臺于秦師其地也莊公大夫曰秦子乾時之戰代君任患而身止於齊其家遂昌阜於魯國昭公時有大夫曰商曰邇又有董父者仕孟氏爲孟僖子車右以力聞諸侯漢興

高祖徙大姓實關中秦氏始自魯徙居扶風茂陵又卷十一茅夷下云元和姓纂郡大夫茅夷鴻之後見左傳謹按世無此氏而春秋時夷鴻姓茅氏謂之茅成子後世子孫何至乃以茅夷爲氏考之義理極無依據凡姓纂中誤引經傳增收入姓如罕夷者數十如茅夷者又數十皆當時門生討論者淺陋訛謬雜之以穿鑿臆說刊脩官未嘗考按左書因而附列今舉凡以駁之如此類者悉皆駁正 同年王毅睦曰今所傳姓纂姓氏辨證皆從永樂大典錄出不全之本鈕印一姓兩皆皆闕鄧氏於齊駁姓纂姜姓之非其文亦多闕伏於秦明出自姬姓而不辨姓纂亂姓之說意有佚文所云是正數十條者俱不可得而考証矣 姓纂卷五林殷太丁之子比干之後比干爲紂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通志氏族畧謂林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英英生茂茂與林實所云不同故鄭氏議之 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元和姓纂十八卷唐林寶撰實濟南人官朝議郎太常博士其論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於世本風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記三輔決錄以及百家譜英賢傳姓源韻譜姓苑諸書不傳於今者賴其徵引亦皆班班可見鄭樵作氏族畧全祖其文蓋亦服其該博也又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宋登名世撰而其子椿哀次之名世字元亞臨川人李心傳纂年要錄稱紹興三年十月詔撫州進士郡名世赴行在以御史劉大中薦也是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抉摘獨詳朱子語類謂名世學其博姓氏一部考證甚詳不虛也

劉九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原注受金事未詳 何云文節
劉王位疎可憐牙與井其勢口

安得晉時猶有子在百米事証閻按文心雕龍云班固遊漢遺親撰美之非微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之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蚪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全云班固自序不言其父之從事漢書故云遺親撰美○元圻案唐書文藝傳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工文辭與王勃齊名爲著作佐郎脩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使騎主賊臣懼此權願輕我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晉書陳壽傳或云丁庶丁儀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斛米見與當與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

讐貴族文粹云王詔直書見讐貴族宋王詔之爲

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殉子宏廞子華並貴

詔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事見宋書王詔之傳當

從文粹爲王詔新史誤以詔爲劭原注詔之弑君之賊也身爲梟獲而乘史筆其

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閻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詔之密加醜毒故曰弑君之賊集證浦起龍史通通釋曰困學紀聞據文粹云王劭當作王詔按舊唐書亦作王詔然觀史通於敘事爲云裴子野宋畧王劭齊志二家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曲筆論云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難說

中篇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惟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詔恣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証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元折業唐書劉知幾傳知幾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紀處納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因為至忠言五不可 史通忤時篇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多喙無聞顧舌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堪毫而指神成誦夫孫盛紀實取疾穢門王劭直言見贊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 南史王劭之傳劭之字休泰博涉多聞初為謝炎參軍得父偉之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帝之崩宋武帝使劭之密加駭焉武帝受命復掌宋書劭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珣子宏入相劭之常慮為宏所繩夙夜勤勵後為吳興太守卒 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果遷秘書監撰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 北史王劭傳劭字君謨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受禪遷秘書少監 隋書王劭傳劭撰隋書十八卷 冊府元龜國史部議論類載劭知幾奏紀於蕭至忠云孫盛實錄取嫉權豪干寶直言受譏朝士又與文粹不同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

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山云晟傳旆其自表之故已明言之○元折案唐書李晟傳晟字茂擊滑州臨潼人及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曰將移持重豈宜自表孫為賊臣

歲曩日向在滙原土頗相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爾 宋書朕孝祖傳孝祖
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舉者書
射者十士擗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 宋狄青與西賊戰每
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亦所至克捷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全云俗比中州

謂李榕常衮之後人過夷稱謂吳氏之後○元圻案唐書宗室世系表爲王
港六世孫椅福建按察使 唐獨孤及福州新學碑曰閩中無儒業者流成
公至而俗易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公諱椅皇帝之
諸父宗室之才子 唐書常衮傳起爲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衮至爲設鄉校
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
州等 通鑑唐紀憲宗十二年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虜不
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猶異
過於夷貊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

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

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元圻案後漢書黨錮傳
敘曰桓靈之間主荒政

謬國命委於闡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
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辟直之風於斯行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息

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唐書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于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于巧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播紳之禍不能解又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以方正故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 唐鑑十九祖禹曰漢之黨禍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又曰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有長義而不為哲之黨趨勢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又曰牛李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

姦臣惟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盛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

術

元圻案唐書官者傳仇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天子不可令間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遊幸吾屬恩且薄

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珪瓊聲色蠱其心則必斥經術闊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三國志吳孫休傳休欲與博士

祭酒韋曜博士鄭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隱失令已不得專因妄設說以拒過之 唐書鄭覃傳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尤

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帝嘗謂殷侑善言

經其為人鄭章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忠臣之心惟欲君之務學傳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殺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士良始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集證唐志杜佑理道要訣十卷

玉海五十一佑曰隋季文博理道集注唐志法家治道十卷多主於規諫而畧於體要臣類探政理窮究始終遂殷問答方冀發明第一至第三食貨曰通舉命官五禮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邊防九古今異制議又注云權德輿以為謾章閣議錯綜古今經世立言之旨備焉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元圻案其書見一齋書目明季猶存今佚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

語見魏徵本傳

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宏明皇之於姚崇

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元圻案漢書汲黯傳為將軍青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坐法免官召為淮陽太守十歲而卒唐書姦臣李林甫傳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辨

學得幸時肅宗在虜每命宰相親啓問及房瑄爲將帝曰此非賊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

篇取之

閻拔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元圻案唐書隱逸傳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春官侍郎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

陽山尹畢構以諫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其閉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

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

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全云正謂起於懷恩之有功○元圻案張文潛唐論上天寶之亂安史構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故唐之患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應賢叛臣僕固懷恩傳河北平懷恩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

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繼
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 李
寶臣傳寶臣善騎射在陽將張鎮高畜爲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

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瑄

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

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

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

論閣按見程俱房
太尉傳後論

發揚之

原注晉以瑄璠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
中興之基瑄可謂善謀矣○元折宋唐書元

宗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五載七月房瑄爲文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
盧節度使承王璣爲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節度使盛王琦爲廣茂節都
督江南東路淮南道節度使豐王珙爲武康節都督河西望古安西北庭節
度使 房瑄傳賀蘭進明曰陛下須爲皇太子曰曰瑄軍入曰監國而
瑄爲聖皇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爲陛下爲元子而付以剛方空虛之地

承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或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瑄宋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廷試中甲科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縣伯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著山北小集四十卷四庫全書著錄晉書元帝紀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會孫琅琊恭王觀之子也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卽位加左丞相西都不守愍帝詔攝萬機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於是大赦改元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

柳州司戶以新史攷之當從唐鑑原注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何云

李商隱有哭劉司戶詩○元圻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云云考官畏宦官不敢取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范氏唐鑑二十云終於柳州司戶唐書劉蕡傳蕡對策七年後有甘露之禍令狐楚牛僧孺節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卒舊唐書文苑劉蕡傳亦云終於使府御史昭宗時羅衮上言有劉蕡遂罹遺逐身死異土語粵西文獻言蕡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與唐鑑合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爲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

卿權移於賀蘭進明。敗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

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全云王庶之見陵於曲端亦以此。○元圻案唐

書鄭畋傳，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畋舉進士，黃巢陷東都，帝出梁洋，畋上諫，斜谷帝勞遣之。且曰：公諱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臣當以死報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廷季、秦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備撤天下遠近。咸德、崇、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徵畋天子幾殆。又曰：畋以鄜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極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戰兵變，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贊曰：畋錄告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版而爲尊，豈亂官所乘功業無所成就。

常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

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

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元宗以來始變天子

喪爲二十七日。

原注世多以二日喪，議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元宗始也。元圻案此條錄唐書崔祐甫傳文。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

己八年爲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

案此條全錄劉克飛語○原注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 閣按王氏晚歲自撰誌銘有其仕其止如偓如圖聞者咸以爲實錄偓卽韓偓圖則卷二十之司空表聖印爾求云 慶歷當作景祐蓋龐籍爲濟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也 全云歐陽公常太息於唐無節義之臣以爲白馬清流之禍使然然予收拾遺文亦尙可得十餘人可備一卷司空圖韓偓孫邵羅隱王居巖宋葆光顏夔李清梁震黃岳張鴻梁吳其人也然則當時恐不止於此又云尚有許儒見荆公集 集證夢溪筆談唐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歷中子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用仕參軍終於殿中丞○元圻索劉克莊版韓致光帖云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爲戚而以官穹年高爲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旣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云云賢於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

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唐書韓偓傳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日知錄十三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作誄直云有晉處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參軍長兼行九門張公禮撰濟亡入周周亡入隋而偓書齊官韓偓傳見唐書一百八卷非不收也劉克莊蓋謂其不列卓行耳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

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元折案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子場為焦瑛自王所殺僕固懷恩聞之入告

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滿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衆懷恩遂得死唐書逆臣朱泚傳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渾瑊伏兵漢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賂瑊前瑊引却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泚恠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

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

光弼語見唐書本傳

古者治軍

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

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没蓋以

禮與軍旅爲二物也

元圻案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

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瑛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怒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拔光弼畏禍遽延不敢行贊曰光弼讓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耶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詠然譏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

魏爲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厚如

房魏者乎

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況僅附見魏之後耶又云紀聞所採非一人之論全云彥謙不過賢其先見

耳○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三史館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唐鑑六帝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欲自親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謀次以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剛定爲高祖今上實錄上之范淳夫曰後世人君得以觀史云云房彥謙字孝冲元齡之父傳見隋書列傳三十一魏長賢徵之父收之族叔也傳見北史列傳四十四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

俗易

原注成公李椅也在大歷八年

家有洙泗戶有鄒魯

原注常袞建中初爲閩人設郡校李

椅在其前閩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爲福建觀察使椅○元圻案世系表椅乃湛之六世孫爲孤及傳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歷司封郎中徙常州著毘陵集二十卷福州新學碑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七

王福時爲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

矣

元圻案唐書許敬宗傳博士袁思古議謚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謚繆說敬宗忠孝

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尙書省雜議更謚曰恭袁思古議曰敬宗棄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惟聞於黷貨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王福時覆議曰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肯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請依思古議爲定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

事相類

集謚宋史張洞傳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議謚爲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扑等復議改曰恭洞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

主不能正法死猶當正名竟從扑等議變漢筆諱補故相陳岐公有司諡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爲甚請謚恭以恭湯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事

適足以爲累耳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諡曰忠是獎弑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爲忠也漢大綱正見

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

閩按贈張衡乃高祖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二

年以裴虔通弑煬帝猶削爵流驪州父子刑賞判若天淵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

全云裴虔通止以流削處之尙未蔽辜○元圻案隋書張衡傳煬帝欲大汾陽宮衡進諫帝意甚不平嘗曰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

計盡令我有天下也衡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

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

唐書封倫傳倫字德彝以字顯陷內史舍人字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

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高祖紀武德三年封德彝兼中書

朝野雜記

全云李心傳作○甲集十七本朝視漢唐戶多了少之變

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

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

爲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八戶口至盛之

時率以十戶爲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

原注

其說本程沙隨○元圻案雜記又曰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一戶以一家止於二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馮口者衆也 書錄解題雜史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李心傳撰上自帝系帝德朝政國典下及見聞瑣碎皆錄之蓋南渡以後野史之最詳者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

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元圻

案五代史唐六臣傳敘曰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狡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廷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六臣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貽矩蘇循也 綱目宋文帝元嘉四年冬晉徵士陶潛卒考異云提要作處士

五代史

周本紀論

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

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

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何云八條間得抄本補完考之南雍元板乃自田字以下脫一葉

攷

之五代會要

祖禮

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奏

因製素爲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

田疏命頌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

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續通歷云唐同

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

爲圖以賜元圻案續通歷以下廿九字則本作小註今從何本通鑑

史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帝欲均田和以元稹均田圖編賜諸道計時詔

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

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元

稹均田奏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仿爲舊

並不遺官擅到村鄉畧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充額計七縣沃

瘠一例作分抽稅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五代會要三十卷宋王溥

撰五代千戈叙擾百度凌夷政府遺規多未暇修舉然五十年間法制典章

尚畧具於累朝實錄溥因檢尋舊史條分件繫類輯成編建隆二年與唐會

要並進詔藏史館又曰租稅類中藏周世宗請長慶集見元微之所上均田

表因令製素成圖頒賜諸道而歐史乃云周世宗見元微之均田圖是直以

圖爲元微之作微溥是編亦無由訂歐史之謬也晁氏讀書志編年類

通歷十卷判南孫光憲撰輯唐洎五代事以續馬總通歷參以黃巢李茂貞

劉守光阿保棧焚唐閻廣胡庭兩蜀事迹太祖朝詔毀其書以其所紀多非實也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譏其失司

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

乎立言之難也

元折案五代史司天考第二敘曰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

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司馬公迂者曰自孟荀氏以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霸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胡氏讀史管見二十九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人於論爲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概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慎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接紙錢始

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瓊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

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

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

書

元宗本紀

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

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

謂錄

謂漢祭河用寓龍

寓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唐

禮書

范傳正謂唯

顏魯公張司業

全宗

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

按

鄧州乃

不燒楮鏹呂南公爲文頌之

全云漢祭五時及山川皆有寓龍寓馬其後遂

以代駒○元圻案五代史晉家人傳論曰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

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廢文章掃地而盡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鏹天

子而爲闕閭鄙俚之事者多矣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博士

王與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

郊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瑣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

祭使瑣祈禱或焚紙鏹類巫覡習禱者羞之此云二十六年六當作五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幸公卿已下朝於原廟注漢官儀曰古

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磚蓋二十四氣三伏

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枕被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

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

易俗先帝禮樂聞之也又禮樂志劉駘補注承書曰壽寧五年正月車駕

上原陵恭世從覓其儀儀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述陵之禮始

吳天

謂可推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慟隱不可易奪或曰本意云何晉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尤武卽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乃帥公卿百寮親圍陵而創焉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與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違豈見大傳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漢書郊祀志下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猶令祠官進時饋牢具色食所膳曰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巨木寓馬代史記封禪書秦時駒四匹木寓龍樂車一駒木寓車一駒各如其帝色據此則禹龍馬寶傲於秦也唐書范傳正傳字西老鄧州順陽人舉進士宏辭皆高第官光祿卿張參著五經文字三卷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呂南公字次儻南城人宋史入文苑傳著澠園集二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其錢鄧公不燒楮錢頌宋文鑑取之邵伯溫問見前錄曰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服有一非豈孝子之心乎朱業大慶愛日齋叢抄事林廣記考論萬錢之始云今楮錢也唐書王璠傳曰元宗時與爲祠祭使以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萬錢爲鬼事至是璠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楮神而用萬錢則自王璠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則非創於璠矣呂南公有錢鄧公不燒楮錢頌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禳祈禱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不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惡大萬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證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翦紙爲錢以代東帛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凶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翦紙爲之此足以補

事林廣記之未及 宋徐度却掃編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苛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庶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惟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爲近古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暉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

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暉太宗子故用梁

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冊謂此也

閱按宋史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

武以爲虞世南何也 全云世南兔園冊子卽今北堂書抄也 集證晁氏讀書志兔園冊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曠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冊之謂○元圻案文選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注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築兔園也案今西京雜記無此語 五代史劉岳傳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誦道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

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全云明宗之報亦烈矣從樂從益從厚皆以不良死并從珂亦不得

全嗚呼是殺繼岌之續也○元圻案五代史唐紀明宗世本夷狄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趙在禮反於魏大臣請遣嗣源討賊嗣源至魏兵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以其兵南莊宗崩入洛陽卽位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封宋王從榮誅死明宗病甚召王于薊而明宗崩卽位于柩前廢帝本姓王氏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封潞王愍帝卽位潞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出居于衛州以太后令降爲保王潞王卽位弒弒王清泰三年十一月契丹立首閏月帝崩注曰帝自焚死唐家人傳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封魏王明宗兵反入京師李從勳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雷守張發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繼岌經死案明宗四子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榮誅死從厚卽愍帝爲廢帝從珂所弒從益爲漢高祖所殺從璟爲元行欽所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

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元圻案通鑑後唐紀明宗天成元年舊制吏部給告

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勅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觀勸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爲朱膠綾軸紙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據此劉岳但請給告身而執政議罷納錢耳五代史劉岳傳岳建言以爲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中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

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亦不專委罷綬軸錢厚齋之說當別有所據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爲驗

元坊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卜按

銅虎符使符始於文帝本於周官所謂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起軍放者至唐易其制爲銅魚大事則兼敕書謂都督刺史改替追喚及軍發後更添兵馬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建隆初白重贊在鎮有偽造制書者乃知古以符契與璽書並行其慮患遠矣是時去顯德廢銅符纔一歲其弊立見惜無以是爲言者其後宋景文公始請復其制曰今詔書單下恐細人摹寫無以察知願復符節與詔書雙下合而後遣康定初乃鑄造銅兵符云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

范質欠世

何云世字已上明刻脫

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爲臣者之

訓

問按王蠲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貴范質以死一明於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夫節事大而後爲人臣

爲人婦者之防始嚴故未大有功于糾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元坊宋通鑑後周紀太祖顯德元年四月馮道卒臣光曰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世靈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獻進君則與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 東都事略范質傳質字文素大名宗城

人也周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世宗累加司徒太祖卽位仍以爲相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

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卽所以亡晉也

全云論本張魏公○元圻案五代史呂琦傳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知先事制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帝以問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豎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帝怒急召琦等曰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輪以資虜可乎其議遂寢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桑維翰傳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因使維翰求援於契丹和律德光許諾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元年石敬瑭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五代史景延廣傳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以責晉

晉出帝本紀開運二年契丹滅晉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

家者如此况天下千萬人之心乎

閻接疑式亦歷事梁唐晉漢周法書中所稱楊

風子也

全云疑式雖歷仕然嘗稱疾不豫事或尙不欲盡質初心乎元

圻案朱全昱事注已見前

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三月唐昭宣帝禪

位于梁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涉于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

宰相而因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

盡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

曰疑式恐事泄卽日佯狂時謂之風子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疑式有

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宋表文藝編附評曰疑式能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五代史畧不之及何哉五

代史又謂疑式歷事五代以心疾致仕亦非也彼殆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

使果有心疾其能爲此言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

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珽

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邱下黃爲北齊所廢今

在陳畱

案珽李珽之兄也事見五代史李珽傳今在原文俱作在今

按五代通錄李珽曰

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畱有外黃小黃縣

原注五代史記改小黃爲下黃誤也當從通錄○元圻案書錄解題史部綱
年類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宰相昭文館大學士大名范質文素撰亦以實錄
繁冗節畧而成此書漢書地理志上陳留郡小黃外黃注都尉治張晏曰
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贊曰縣有黃溝故氏之也師古曰左氏傳惠公敗宋
師于黃杜預以爲外黃縣東有黃城卽此地也後漢書光武紀二年幸內黃
注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又郡國志三兗州陳留郡小黃注漢舊儀曰高祖
丹起兵時死縣北爲作陵廟于小黃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

餘姚翁元圻載書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
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正叛兵逐帥
叛將脅君習以爲常極於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
炭我藝祖宋太祖廟號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一
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
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
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
爲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爲縣令以去鎮將

之貪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

手之言於是驗矣元圻案張舜民畫邊錄曰階級條太祖制也若

之也漢繁露續集一階級法本文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匣藏

聖語故著諸令今長編則遂於真宗時登載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

法曰太祖中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

不起真宗時恐長編不審也長編載於真宗景德元年四月通鑑唐紀

肅宗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表求誅李光弼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

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李懷玉為裨將殺元

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司馬公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王

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

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

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

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于上

而出于下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由是禍亂繼

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

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敎令行禁止四征不庭

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袁州防禦將康楚元

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王氏地理通釋呂氏曰蘇祖肇造區夏監觀四

方求民之莫藩方强大犬牙相錯異姓封王及帶將印者不下數十人雖用

趙普之謀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斂威福之柄歸之公上而舉是大柄付之縉

紳學士無所疑問命廷臣爲知州通判以散節度使之權命朝臣奚嶺等爲
縣令以勤恤民隱此運量宇宙之大畧出於獨見而非普所能及也

高宗

紹興三年正月

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

案此用張釋之語見史記本傳

高柔

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
筆况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見左傳莊公十年

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

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

此座右永以爲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何云此詔乃南渡偏

安之本○元圻案三國志魏高柔傳柔字文惠明帝卽位時獵法甚峻宜陽
典農劉龜竊於苑中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
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龜豈吾禁地便當拷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取耶
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帝意悟乃下
京名卽還奏各當其罪北史游明根傳子肇字伯始爲廷尉時宣武嘗敕
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

崔伯易感山賦

閻校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曰伯易其字也高郵

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選卷之六以伯易爲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

先生作見孫公談圖以皇祐仁宗二十九年改元皇祐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七年改元景德之

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

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赴桂陽軍奏疏云自

建隆太祖初元年號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

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

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問按有天

藏富於民次之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

元圻案孫君孚談圃推公度伯易自號曲轍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

忌改作感山賦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韓魏公薦其文神廟授伯

易穎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七云自與敏通和

大行皆爲禁山坐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續通鑑長編二百二十六神宗熙

寧四年九月光祿寺丞崔公度爲崇文院校書公度再除彰德府推官國子

監直講辭不赴作一法百利論萬餘言論久任衆職之事以進召對振光祿寺丞知陽武縣故事京官令初謁尹拜庭下公度上疏抗議謂京官天子省侍官屬豈宜北面拜伏如見君之禮自是罷上嘉其節復召對命以館職

眞文忠公

嘉定四年兼禮部郎上疏

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

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元圻集疏見文忠集卷三

袁機仲

自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對

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

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爲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爲蔽蒙以掩其姦劉峙河

應起 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

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 案名臣言行錄呂蒙正為相夾袋有冊調見者必問

人才客去即疏之以奏晉書傅休奕傳每有奏劾或值日 此猶婉而

言之也 開慶初 閩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已未改元 邊事孔棘御史有疏

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 閩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 召

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

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

勿用儉人其惟端士 閩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侍御史召在道為

益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諱文毅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

民大悅者也 元圻案宋史太祖紀次陳橋驛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即掖太祖乘馬太祖

擬書等語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諸將皆再拜

周益公

史蹟帖

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

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爲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

開按李仁父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閒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錢牧齋只於內閣鈔卷初五大本將雪樓災邊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握手以戒主人笑以爲知言云李燾傳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誠令除拜刑責廢置但入執狀書可降出即行之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范質等自以先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懼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列署字以志之書言於上曰如此則正稟承之方免妄談之失矣上從之

後遂爲定式蓋自質等始也 宋史范質傳云由是姿御寢多始廢坐論之
禮蓋從王沂公筆錄 王定國聞見近錄曰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
皇帝卽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
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四續通鑑長編
者李文簡奏所修也其書做司馬氏通鑑爲之然文簡謙不敢名續通鑑故
但謂之續長編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與要六十八卷 四庫全書
總目史部編年類積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宋李燾撰 本朝康熙初
崑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嘗具疏進之於朝然
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永樂大典宋字韻中備錄
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槩相合而分注考異往往加詳至熙
寧迄元符三十餘年事迹徐氏所闕而朱彙尊以爲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
推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爲可惜又子師小說
家類王文正筆錄一卷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封沂國公諡文正
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記皆太祖太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
曾練智寧故所言多瑣事有據故李彥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又甲申稜記一
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撰錄一卷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青虛先生莘縣
人旦之孫素之子所記皆東都舊聞甲申者徽宗崇寧三年也 周輝清波
雜志六向於呂申公之後大札家得會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時屬淮上用
兵擾擾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 李心傳字微之井研人宋史入儒林
傳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

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

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何云此朱之所以弱

集證晁說之元符三年應詔封事曰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爲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爲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徵尚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元圻宋史食貨志一建炎五年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

三篇謂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一本傳勳賀州人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十五唐之庸錢楊炎已均人二稅矣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審戶長保正催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

四州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輪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陳君舉因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

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七雜款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

關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鹽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

於稅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索奪於民於是取之劑面折變料數扣配嚴罰而民困極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

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始有天意

閩按王元美論

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蓋原知其以濮議祀非以功同昌黎○元圻案陳止齋溫州學田記曰宋與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棘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始有天意云云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

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何云丁寇之相惡止

於有人北人分朋報復不可獨以寇公爲是也平心錄其實斯得之矣全
三寇公誠有袒北之病然其與丁謂抵牾則君子小人之是非較矣何說謬
○元圻案晁氏讀書後志史類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王達等撰
元豐五年六月奏御比之實錄事跡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

言 宋史蒲宗孟傳帝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又稱宗孟附呂惠卿而非司馬光則其是非之變亂可知矣 後漢書蔡邕傳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紹興

閩按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

重脩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

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

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疎略鶴山謂

小人爲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絕之自唐許

李至近世莫不然

元圻案魏鶴山跋李文簡公平記李昉等十事曰李文簡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

若此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在柄臣則未有不懷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則歲歷時而後其事寔自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爲羣小所泯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誣媚諛譎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其實助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疎略小

人終日爲不善皇惟乎人言惟於傳世論後之書則必求以過絕而竄移之云云 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監修趙鼎史官范冲等重脩紹興四年二月思陵嘗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史錄事多失實當別修定范祖禹之子冲已有詔命可趣來令兼史職頃歲昭慈誕辰宮中置酒從容語及前朝事曰吾達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姦臣私憤誣謗難當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欲降一詔具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脩史之本意於是聖語繫之哲錄之末錢氏大昕曰元祐八年呂大防范純仁在相位其明年改元紹聖而章惇獨相矣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宰相秦檜也

李常寧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

日壞之而有餘

原注元祐中對策○案蔣希嘗舉此四語以告孝宗孝宗以爲名言

劉行簡曰

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

餘

原注紹興中奏疏

皆至論也

元所案林少穎尚書伊訓解曰本朝元豐中李常寧以進士對策爲第一其言曰天下之

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敗之而有餘某嘗三復斯言以爲得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也案秦少游李狀元墓誌曰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士而虞延李君爲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那涓於斯時年踰知命釋褐授宜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以疾卒與

王氏原注合林氏以爲元豐對策誤也 劉行簡語乃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與第一卷所引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云云同一疏陳振孫稱其居瑣閣僅百餘日竹素檜罷去著非有類聚五十卷今本作若溪集五十五卷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

郊禮眞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

郊爲定制

元圻案玉海九十三呂源曰三歲之郊非祖宗制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乾德中歷六年方一講開寶四年

甫郊之後更五歲因平江南祭天地於洛京仲告謝之敬而已太宗自雍熙以來五年乃親耕又六年至淳化六年再行郊禋之禮是十年而一郊也太宗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眞宗率三年而一行仁宗明道元年恭謝天地於天安殿又謁太廟明年又親耕是爲煩數自是三歲一郊遂爲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

注見卷四

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

官制爲藝祖時官制

元圻案周益公蘇文定遺言後序曰劉忠定公於本朝故事洞達該貫無毫釐差而馬永

卿錄造系籠語猶以元豐後官制爲太祖時官制 書錄解題儒家類元城語錄三卷右朝散郎維揚馬水卿大年撰永卿初任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本後漢張

霸戒子之語

案王獻呂公著之註宋史有傳其事見呂氏家塾記

呂居仁雜錄曰少

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乘家誠

元圻案毋錄解題儒家類師友

雜志一卷雜說一卷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後漢書張霸傳霸字伯饒成都人鄉人號爲張會子遺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敬畏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三國志魏李通傳通子緒注王隱晉書曰緒字乘字元胄爲家誠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呂氏童蒙訓

亦呂本中著共三卷

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

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

取諸人以爲善之意

何云自警編之名本此○案呂氏語在童蒙訓下卷

朱文公亦

云籍溪胡先生

全云胡原仲憲文定仲子

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

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

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爲法

元

案周益公籍溪胡先生燕表曰先生名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庚辰與余同爲秘書省正字原仲自言少從其叔父文定公傳論語學以爲入道之要胡文定三子寅宏宰籍溪其姪也謝山以爲文定子偶誤記耳

周元公

濂溪先生

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

仁宗十年壬申改元

元二

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何云若是則孔子不當生於闕里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

慶元

閣按寧宗初卽位乙卯改元

之黨黃勉齋

名榘朱子弟子

謂本非黨者甚

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爲名耳

元圻案宋費衮梁溪漫志三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理書

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爲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王明清揮塵後錄蔡元長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於石名之云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實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開元祐之政者亦贊願名節洪景廬疏云賊致頤念元祐黨籍隨臣及建中上書邪等人多表表立名節

經宗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爲漫不可考訪求闕遺悉成
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其不可得
而詳者四人而已與劉元城之說不同 真西山跋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
家乘曰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鷓鴣弁乃欲祖章蔡
故智一因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 四庫全書目錄史部傳記類慶元
黨禁一卷滄洲樵叟撰序稱淳祐乙巳則作於理宗十八年也考黨禁起於
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書之作蓋距弛禁時又四十四
年矣書中所錄僞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而顧未入籍薛
叔似晚歲收節依附權奸皇甫斌張瑄瑛梯榮儂軍辱國侂胄既敗之後復列
名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其姓名亦並見此書豈非趨附者繁
臬鬻並集之一證哉

歐陽公爲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
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
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
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爲征君
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

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眞之揚子當求郡志

而補之

原注二表皆載於文鑑○元圻案周益公平園續樂彰孝子千里墓表曰子聞仁宗朝有大考博士周君居父母喪侍廬三年不飲

酒食肉言必戚哭必哀或陽公極論古今喪禮之廢推爲篤行君子而京浙閩蜀所刻公集樂書曰名公字公豈公表於金石垂勸來世之意耶子歎息于斯及考誌文知其爲天聖進士又考其宦游多在湖廣而墓在道州之永明竊意爲道之賢者也遂求春陵志觀之本郡果有周亮卿字子俞行義與公所書合於是刻之定本使其名字昭昭於無窮 王荆公處士征君墓表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監徐君寓於葦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諱某字某事其母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 東都事略

常傳士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成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其於昆弟尤篤友愛 齊錄解題地理類春陵圖志十卷教授臨江章穎茂憲

又別史類東都事略一百五十卷眉山王偁季平撰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

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

大爲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

殿名爲舞名禮官之失也

集證玉海一百七建隆九年五月判太常賈儼上新定太廟室舞曲名及

登歌辭自備至宣凡四條四曲傳曰大善頌曰大率翼曰大順宣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爲名太祖大定太宗大盛眞宗大明仁宗大仁英宗大英神宗大神哲宗大成中興廢廟樂舞太祖兩獻皇武宗大定眞宗熙文仁宗美成英宗治隆神宗大明哲宗重光徽宗承元欽宗靖慶自皇武至端慶皆原廟殿名以爲舞名非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

仁恭遺虜虜不肯割

案今本長編缺徽欽兩朝事

按五代史劉仁恭

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

時攻陷營平二州

原注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燕薊易定帥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烏灤河爲名以居

之案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帥至灤河全云胡身之通鑑註中較此爲詳近時顧氏口知錄本之武經總要最謬石晉時安得尚有王都○元圻案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冊書命石敬瑭爲大晉皇帝割幽薊瀛莫深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胡三省註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奔之猶有開盛河寺漢建安喪亂奔陞北

之地不害爲契晉之疆是也若刻燕薊順等州則爲失地險然虛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久矣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二十九關內之地平藻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樂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又得檀順景薊涿易六郡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

張方平田况

案田况之舉長編載在寶元元年

慶歷錢明逸彥遠皇祐

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

同

王中甫

詩先帝親收十五人

案自註云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弟

在注者多誤

聞按仁宗本紀書策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慶歷二年六年皇祐元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

六年與此亦不甚合惟玉海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彥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易在前故○元圻案長編一百九仁宗天聖九年七月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泳茂才異等富弼泳弼所對策並入第四等以泳爲祠部員

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爲將作監丞知長水縣自註云涿邑里據登
科記當考又一百十四景祐元年六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
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育策不及三
十字特擢之以育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爲祠部員外郎通判
洪州方平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一百二十二寶元元年七月策試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况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亢况所對策
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與宰相張士遜聯姻罷况遷太常丞方平著作
佐郎通判江寧府及滕州况信都人亢丹陽人也又一百三十七慶歷二年
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體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
以爲太常博士通判廣州明逸易子也又一百五十九慶歷六年七月策試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
知潤州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未與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
家而已又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八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
吳奎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爲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又一百八十
六嘉祐二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秘書丞王彰材識兼茂明於
體用明州觀察推官夏噩彰所對不入等噩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噩越州
人也自註噩越州人據登科記又一百九十嘉祐四年八月策試應才議兼
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
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藻
試校書郎無爲軍判官輔之亦入等御史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舜俞烏程人
藻繆五世孫也又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灑池縣主簿蘇轍試策三等介四等轍四

等次以軾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爲秘書丞知靜海縣敬爲商州軍事推官介衡州人也石林燕語五仁宗初復制科立等其議惟吳春卿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頌之父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充之兄諱正肅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茂材異等又中賢良方正田况字元均冀州信都人錢明逸字子飛益修懿彥遠字子高吳奎字長文諱文肅康壽命字令舉自號白牛居士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宋史俱有傳舜俞附張問傳藻附明逸傳長編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知長洲縣夏竦坐私貸民錢特勒停竦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塔共事而廢之施宿蘇東坡王中甫挽詩注王中甫名介三簡人官止祠部郎中

乾道

閩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

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

物細故蒸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

也朱文公與陳正獻全云名後卿書曰卑辭厚禮乞憐於

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

日之薄物細故吾旣捐之矣孰有大於祖宗陵廟

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何云但失辭耳錯引典故不至見絕也○元折

案漢書匈奴傳孝文帝後二年遣匈奴書曰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以離兄弟之驩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
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 洪道初名造後更今名字景伯鄱陽人結長子相
孝宗諡文惠著益洲集宋史有傳 朱子書見文集二十四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

之說大事記呂成公祖謙撰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

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名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

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全

文鑑所以可貴在此○元圻案朱子中庸或問曰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如置之大臣之位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吾恐上
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益深所謂偏聽獨任御下
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不可勝言者矣
呂成公大事記曰周赧王五年客卿謂秦武王曰張儀之貴不得讓公孫郝
則從臣不事大臣矣公孫郝之貴不得讓甘茂則大臣不事近臣矣解題曰
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所謂大臣者張儀甘茂也所謂從臣者公孫郝也
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也公不如公孫郝然則當時所謂從臣者愛習
而侍從者也文武成康之際侍御從罔非正人列之于六官之屬易嘗有
內外之間哉秦乃用其愛習為入主私人其權至重大臣相抗古無是也遇

昏弱之主則大臣從臣表裏締結合爲欺罔遇英武之主如秦武之流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雖自以爲得駕馭之術不知體統舛雜中外痞隔致亂之道也徐鼎臣君臣論曰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謀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文潞公晁錯論曰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濫言好問之裕蘇明允任相論曰任相之道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撲之以禮而不爲過澆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過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秦觀石慶論曰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諫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緣齊錄解題總集類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編孝廟賜名文鑑朱熹磨蹴成嘗語學者曰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首必取一大文字作歷卷如賦取五風樓之類其所裁奏議亦繫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案中變之意盡在其中非選粹比也朱子淳熙八年召對擢子云士大夫之選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時側媚之態既足以壘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恐陛下未及施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孝宗之失朱子嘗顯規之

聖朝崇奉三傳是實以未開可
雜祀卷二高宗廟得未定於
傳而史公之在在御史亦修
黃道官孫龜宜西相唐高宗
尊在周作歌元非所宜以是
間其說之說宜之乎是這官宜
作洪道身十人謀官謝神官
勳是者仇是考五人同奉聖宗
乃英再降仙仙孫云編法理
竟字乃伯人得未之說此書云
有在字是考不可有惟高宗
武先考而宜又有情稱聖宗及

眞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

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理宗召德秀攝禮部侍郎

直學士院上第二疏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

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淳熙十五年戊午朱子以直寶文閣奉祠去十二月投匭進封

事見本集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爲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

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

用之元折案周益公思陵錄上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爲允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爾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

寧考之寧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高大爲義則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又王相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雖永思

淳熙十四年皇太子即允宗也參決庶務手詔洪景廬所草也禮

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真宗二十年丁巳改元事皆非

發家者太華少卿尤家謂其宗
則劉延禧遠傳修之皆嘗用
又先字字神太極性靈亦
諸君謂北漢注身也其年
是也又注身中有一字按此
可證此字字明矣之身合是
姓王下之表而高字有月身
其字十二字注神曰女字于其
曰去清曰免之數按此注原高
祖之注神也而高祖神也其
越可令湯定東南神却太字
寺更免身乃二字名太字
十一字神元氣顯曰此注元
又注之字獨舉元之一字其
廟神者所未有乃注此注
古古高字古厚日之集也
又有形注其身其表曰此表
伏元注也乃也

所宜

胡文定

名安

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

旄

徽宗崇寧四年十一月權童貫經畧安撫制置使
大觀二年正月加童貫武康軍節度使仍宜撫

宗字誤當云承

休五代史

前蜀世家王
衍乾德六年

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爲天雄

軍節度使

原注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旄雖亦誤○元圻案宋高宗即
位胡文定上疏曰崇寧以求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

節旄用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
爲師傅胡致堂原亂賦曰悼崇觀之已還今乃卒踐於徒踰班輔國之任
爵兮建承宗之旄懸璽澁樞師備於南漢兮聯令孜總兵於西蜀本全用文
定使語故仍其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

銓

繳還

而不開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
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
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尙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

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何云若皆悖悖而去讀與事君南軒東萊必非

苟容者也勉齋亦爲後學立此防維耳

全云陳叔遠名騷又云兩軒受孝

宗知遇最深自不應以人言遽去東萊則似不必○元圻案周益公省書文

稿胡忠憲神道碑曰公雖與張忠獻善及其子賜金紫則謂不當如勳臣子

徽奏之楊誠齋跋澹庵先生繳張欽夫賜章服答詔詩云紫綬當時賜兩

人一爲乳臭一名臣老韓不要令同儕誰會先生此意真自注云是日欽夫

與一吳氏子同賜命獨繳欽夫然則忠簡有深意焉誠齋必有所據葉紹

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呂成公集皇朝文鑑成孝宗除公直秘閣暨賜御府金

帛陳堅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資太厚成公遂力辭其

職上不從案宋史呂成公本傳載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

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成公實辭而不獲也黃勉齋名餘字直

卿朱子弟子陳堅台州臨海人官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宋史俱有傳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申似有和

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卻

無枉尺直尋之意

何云惟事關君德者不可不爭至於處衆和而不同可也全云此以二公學術言之謂呂學

深穩而稍不同陸學則自成其是也程鶴湖之會可見何說謬○元圻案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學者稱象山先生諡文安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

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於祥符五年以奉

聖祖其爲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

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元圻案程大昌演蕃露總集

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莊懿太后於景靈宮廣孝殿然則莊獻不入景靈耶

長編七十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先是詔丁謂等于京城擇地建

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前有天廟星乃

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地卽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

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又三百三十神宗元豐五年十月乙丑詔景

靈宮奉眞廣孝孝殿英德殿慈孝寺崇眞彰德殿普安禪院隆福殿御容十

月丁丑告遷入內奉先資福禪院慶基殿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啓聖院永隆

殿崇先觀永崇殿普安禪院重徽殿御容十一月壬子告遷入內又三百三

十一元豐五年十一月癸未上朝享景靈宮先是祖宗神御殿分建於諸寺

觀上以爲未足以稱嚴奉之義乃酌原廟之制卽景靈宮建十一殿每歲孟

月朔享以盡時王之禮玉海卷一百郊祀祠宮門元豐五年詔有司度宮

之東而建六殿爲原廟奉祖宗像設又爲別殿五於其北以奉母后宜祖曰

天原藝祖曰皇武太宗曰大定眞宗曰熙文仁宗曰美成英宗曰治隆昭憲

后曰太始孝明后曰僊極懿德明德元德后輝德章穆章獻章懿后曰衍慶

慈聖后曰繼仁 莊獻明肅真宗后姓劉氏莊懿仁宗生母姓李氏仁宗追尊為皇太后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爲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

宗

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

論事爲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爲銘

見龜山集三十七

合爲一

人非也

全云曹子方海陵人東坡有送之赴閩漕詩其爲樞筦者則與龜山同里

又淮海樓記考國

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

謂少游爲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

階非歷此官也

元圻案樓大防攻媿集跋曹子方書云祐陵盛時曹

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蓋用彼相遠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爲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卽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平憤然欲加掉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無禮我當殺爾憐不敢動靖康初召還渡至樞筦又聞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

揚龜山曹公墓銘曰曹輔字載德南劍州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靖康園城中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初卒東坡有送曹輔赴閩漕詩註輔字子

方海陵人元豐間爲郎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後提點廣西刑獄在惠
數年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巡內子方周恤備至士論與之
山谷集有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詩宋史曹輔傳輔南劍州人自政和後
蔡京導帝微行外置行幸局民間猶未知以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
之言自是傳聞四方輔知言必獲罪義不可止召子紳付以家事乃上疏編
管郴州靖康改元歷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攻魏集定海縣淮海樓
記曰問樓何以名曰秦少游初筮之地也退而攷之國史傳云元祐初調定
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
所不接不可得而攷矣宋史職官志一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至將
仕郎凡換選人七階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

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仁宗卽位初元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

爲音義

何云宋初士大夫雷意實事○元圻案高承事物紀原唐宣宗時以刑律分類爲大中刑律統類故五代以來又有刑統唐志律

疏三十卷長孫无忌奉詔撰背錄解題法令類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自
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
始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又刑統三十卷判大理寺燕山
實儀可象詳定初范質既相周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特詔詳定號大周
刑統凡二十一卷至是重加詳定建隆四年頒行又慶元勅令格式一百二
十二卷丞相京鐘等表上因朝自建隆以來世有編勅每更修定號爲新書

其有積降指揮謂之後勅以待他時修入云 釋文瑩玉壺清話范質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雷神刑典深軫無告周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詳修刑定五年書成日曰刑統

江休復嘉祐雜志駕頭初卽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

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

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原注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墮馬駕頭壞遂以閣門祇候內侍各二員挾駕左右次扇

策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全云江休復名鄰幾王原叔名洙

策證江鄰幾雜志三卷晁氏曰皇朝江休復撰休復歐陽永叔之執友其所紀精博絕人遠甚鄰幾其字也又名嘉祐雜志按今存一卷 夢溪筆談正

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員之若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篋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篋皆繡亦

有銷金者卽古之華蓋也○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九十四仁宗嘉祐六年太常禮院及整肅崇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閣門祇候并內臣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篋仍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幸睦親宅內侍抱駕

頭墮馬駕頭壞御史中丞韓絳乞增乘輿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參議而定此制注江休復雜志云韓維問李淑駕頭何物曰百講坐之一

劉敞訪之王洙云御座傳四世矣乃初卽位所坐 老學菴筆記駕頭舊老宦者抱繡裏兀子於馬上高廟時猶然今乃代以閣門官 葉大慶愛日

齊叢抄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卽加覆黃幘一重孔氏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卽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

其後不可以爲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

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

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元圻案石林燕語七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

倉南郊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曰全忠叛臣也何以爲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宋王珪華陽集三十七梁

莊肅墓志曰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景祐中進士及第南郊赦書錄朱全忠之後公曰全忠畔臣也何足以爲勸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歐陽公上

杜中丞書曰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修獨以爲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

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長編一百十七此二事同載於景祐二年同時而用舍不同如此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

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

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
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
遷秩之命蘇軾當撰答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
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

允詔書臣未敢具草

案白居易事唐書本傳不載孟元陽傳憲宗五年入爲右羽林統軍蓋諫而不從也

東坡乞允文彥博等辭免拜劄子云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降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免拜批答臣謹按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閑老臣眷眷不已過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又乞允安燾辭免轉官劄子云臣今准內批安燾辭免右光祿大夫降詔不允臣竊謂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豈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有見人擢用卽以介懷今斲力辭正爲知義臣欽奉命詔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聖慈從其所請宋史周必大傳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曾未周禮此命復出貴戚須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巖疾速誤入辭必大子宮觀

紹熙

閱按光宗初卽位庚戌改元

中

譙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

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

嘉定

享宗在位十四年
戊辰改元嘉定

中師曩

全云未
宗室

知臨安府辭免蔡

幼學

全云字行之止齋弟子以
師曩附柄臣故不肯草詔

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

語臣無辭以草淳祐

閻按理宗在位十
七年辛丑改元

中別之傑

之傑字
宋才郎

州人淳祐七年參
知政事宋史有傳

參知政事尤焞

全云號木石先生○焞
延之之孫官禮部尚書

不草

答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

在昭宗
天復二

年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

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

爲故實

元圻案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遣位偓當草制上言陛
下誠惜貽範未俟變緩而召可也何必使出義冠廟堂入泣血摧

側毀瘠則廢務勸修則衰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
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

至而麻不出 葉水心蔡行之藝誌曰公涇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乾道八年進士直學士院時趙師彝知臨安府公當不允詔奏師彝之爲人與其行事家耳目素具也於是四與京邑非臣所知不允當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 乘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

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

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何云東坡先生嘗云蓋樹如富貴時至即有草木如名節久而後成○元沂案

東都事略六十蔣堂傳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舉進士官禮部侍郎爲人簡潔遇事不稍屈延譽後進如不及 宋史盧秉傳秉字仲甫湖州德清人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池沼粗適汲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官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隆待制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

穆脩鄭條輩及有宋

閣本脫宋字從何本增

先達甚多

何云如王元之文亦自有古意

所謂先達其多也

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宋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當時有議其文太簡者故作論以附

誌文之後云云又曰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文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愛此文所以慰亡友爾豈僅小子輩哉

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

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元圻案歐陽公尹洙

墓誌曰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少舉進士及第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洙字伯長鄆州人擢進士第初授秦州司理參軍集三卷宋史入文苑傳朱子名臣言行錄稱洙學古文於洙陳振孫亦云尹洙兄弟從洙學古文范文正尹師魯集序曰五代文體卑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靡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講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柳河東集載沈晦後序曰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柳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協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普錄解題目錄類中與館閣書目三十卷秘書監海陵陳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國朝王士正居易錄二十一宋古文始於柳開穆脩鄭條三人柳穆今有集人多知之條蘇州人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進士咸平三年陳堯咨榜進士爲之子也兄修景祐三年王懿榜進士及第見姑蘇科第表與館閣書目云蜀人不同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

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

他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

論胡子知言

書曰孟子論孟施

舍北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

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

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

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家類尹和靖語錄四卷馮忠恕祁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厚彥

明語朱子答呂成公別紙云養忠厚革堯淳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爲主而
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謂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
和靖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

理宗十七年辛丑改元

初爲太學博士言定大計

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
生天王家以爲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

閣按高宗初即位丁未改元

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

案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避敵

上意已決綱謂國之存亡於是焉存吾當以去就爭之疏上留中遷左僕射汪黃當國

紹興趙鼎張浚去而

檜相

檜主和議鼎力求去位浚論善星之變檜怒令臺諫交論浚奉祠居永州

檜死其黨迭爲相

謂

俟高湯

隆興

閣按孝宗初即位癸未改元

至淳熙萬機獨運而大臣充

位

呂成公淳熙四年論對劄子有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羸臣之助之語

慶元後政在侂冑嘉定

後政在彌遠端平

閣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

訖景定更一相則曰

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

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

禍在夕陽亭一語

何云見第十三卷

遂與西晉同轍哀哉

黃東發兩朝政要言之最詳○元圻表賈似道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父涉蔭補嘉興司會曾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他處趨廷對度致稱用西晉之亡由賈充賈后之父也故曰與西晉同轍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渠

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元圻案碧雲騷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跡時然草

頭木脚隱寓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素視朝士自三司使湯察而下皆受其慢罵 葉紹翁因朝聞見錄丙集薛會之極胡仲方梁皆史所任也諸人伏闕言事以民議謂胡薛為草頭古天下苦累其姓也謂虐我生民莫非爾極象其名也 薛極胡渠子述趙汝述四人陷附史補遠當時又謂之四木

朝野雜記載開禧

開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

貪濁之事詳矣繼其

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

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全云此魏公鶴山語以說史相之苞苴也見天

台異子良木算雜鈔○元圻案周密癸辛雜誌後集朝野雜記所載薛平原送禮物各列之天慶觀邸問觀者為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外人窺伺肯張皇以眩眾目哉嘗聞有同師饋師三十皮籠柄錫甚嚴其承受人不過齋書函及魚鮪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

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

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

許敬宗賢於竇德元矣

元圻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梁丞相適始任詳刑一旦隨判院盧南金進劄子

奏案中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明法登仕不能卽對時梁代對曰臣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由是不十年至台輔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景祐中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罷莊敏趙次對曰前漢黃霸字次公蓋以霸

次王也上頷之宋史梁適傳載其事龐籍傳不載漢桓寬亦字次公酷吏義縱傳之張次公則名也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宋史本傳不載此事

三國魏杜叡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妾今錄送生人婦也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元此

謂帝邱何也德元不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背帝頰頰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濼泥所滅后緒方派逃出自賈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

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頰曰韋頰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邱徙居之左氏稱相奪子寧以舊地也由顯頰所居故曰帝邱

竇德元威從孫高宗驥德初進左相本傳稱其勤職納已而寡學術

四瀆濟水獨絕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爲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爲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

令典也爲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閩按宗室饒王玠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諡議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陞封饒王諡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遺應麟致祭○元圻案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有刊城温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 饒王玠希翼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玠爲之後賜名均尋賜名貴和太子詢薨道立爲皇子賜名玠封濟國公玠宮壁有輿地圖玠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時沂王猶未有後選宗室希瓚之子昉繼之彌遠獨與鄭清之議曰昉子不堪負荷開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寧宗崩彌遠召昉卽位玠封濟王寶慶元年正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謀立玠事平遂玠縊於州治追奪王爵降封巴陵縣公

紹興建儲欲更名燁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

閩按孝宗本紀漏音

字蓋唐昭
宗名繼

而亟改之景定

理宗在位三十
六年庚申改元

建儲更名乃與

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

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元圻案周益公紹興淳熙兩朝內釋詁跋曰
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禮部侍郎

呂廣問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與唐昭宗睦字同音可乎廣問丞
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復改矣錢氏大昕養新錄
七末史度宗本名孟啟淳祐十一年賜名汝賢祐元年立為皇子改賜名繼
景定元年立為皇太子賜字長源若蜀後主太子名禔與度宗名不同厚齋
仕於景定朝不當有誤豈宋史轉不足信耶抑厚齋誤記三國志耶理宗
咸淳十年七月廢國公孫即位異說文作異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為顯字唐
中宗名顯

范正獻公

唐鑑

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

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記而

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歷欺誣之言所

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耳

元圻

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七年初上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
情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隱惡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上
曰朕欲自親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冊府元龜國
史部記注顏延之則天長壽初爲文昌左丞同鳳閣直學平章事表請使下
所言軍國政事即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撰
時政記自始也宋費玄稟給漫志唐故事宰相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
政事退歸中書雜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名時政
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出已之辭而忘同列之
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爲記國初以憲紫之言認虛多遺錄時政月送
史館然乞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
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樞密院置內廷日歷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廷日歷詔
自今軍國政事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
史館助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

葛文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

事則天下危

元所案宋史文苑傳七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再知制誥巧詞歸卒諡文康東都事略一百

六王黼傳黼開封祥符人舉進士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趨入官爲
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遼人李真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遼
可取若結女真其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徽宗以問大臣皆以爲
不可黼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彼之所開憂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

珠武之善經也今置弗取則女真獨強吾不免事之中原地恐非我自也己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九朝編年備矣徽宗宣和九年顯謨閣待制知湖州葛勝仲與王翬聯姻與叢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亭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

此胡致堂先公行狀語

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

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

此黃勉齋朱子行狀語

道義重而爵位輕

所以立言不朽

元圻案胡文定公於哲宗紹聖四年丁丑中進士第高宗紹興二年壬子以論朱勝非罷職朱子於高宗

紹興十八年戊辰中進士第

宗慶元二年以御史沈繼祖誣朱子十罪落職罷祠四年戊午乞致仕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寧宗廣元六年三月甲

子朱熹卒朱子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然謹難進之禮屬易退之節故

其與世動輒齟齬自致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

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無名氏宋史全文二十八光宗紹興五年閏十月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胄罷朱子以十月辛卯入見中

間進講者七內引爾身奏事者再而對賜食者一在朝甫四十六日

邵公濟

何云

築室健爲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

父平生之言于汝穎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
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
載家使蜀免焉原注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
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為宰相使
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

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元圻案溫公叙清河郡君文曰清河郡
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

之女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朝封清河縣君及
為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東坡溫公神道
碑曰公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
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
九月丙辰朔薨計距張夫人之歿已五年矣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日

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元折案書錄解題歌詞類鳳城詞一卷三山黃定泰之撰乾道壬辰榜首

徐景說

彙

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

不與天下之公義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爲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

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

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何云真窮儒○元圻案宋史徐霖傳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賢之道淳

祐四年試禮部第一授杭州教授時史嵩之挾逸功要君植黨黷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見者吐舌 霖書又云其術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恒於善類之中擇其質柔氣弱易以搖奪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持名節之心不足以勝其富貴之欲義利之辨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其後賈似道以權術牢籠有名士不愛官爵以小利啗之使言路斷絕咸稱肆行皆是術也義門以腐儒目之過矣 趙次騰庸齋集有贊徑坂使君講席之盛詩云立天地心鳴道鐸開生靈眼讓師儒其推挹如此徑坂祿別字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

後不復寫題寢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

足疑

問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則謂慶歷後云云者恐誤 集證慶歷不復寫全題疑仍書策問某事若今

第幾問然蔣之奇傳失書問目當謂此○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六百十仁宗慶歷二年賈昌朝請罷舉人試院所寫策題從之聞氏不得見長編故以爲誤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

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問按二當作大東坡止對不可擾

輕重之相權爲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時召穆公虎也尤誤○元折案陸宣公論進瓜果人擬官第二狀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校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取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通鑑齊紀高帝建元元年帝以建康居民錯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輳必欲待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此語晉書謝安傳不載東坡對策曰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撫養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概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口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撫養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撫養則夫曹參者是爲遺迷主也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晉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收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遺宰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

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資也 司馬溫公論制策等第狀曰近蒙差遣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圖稔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稔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資者一兩事與所出差外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圖爲第三等稔爲第四等注云狀既上而執政以稔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二等收之卽蘇轍也圖稔蓋當時彌封之號卽今科場之紅號也圖卽東坡之卷然則王氏所云二蘇公乃兼指東坡穎濱耳閻氏所云似未詳核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

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全云沈端憲晦

自厲之言本此 龜山集第三十卷游執中墓誌曰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闢邪寡欲爲人德之門嘗以晝驗之妻子云云 呂成公雜說引此四語謂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最可驗學力 執中名復游定夫先生之族父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閻按時辛棄疾

亦主戰余謂此卽西涯樂府云議和生議戰死生國誓死國取兩太師竟誰是潘辰評都無一是者也 全云體忠簡是日戰且和未肯降心者也與史文惠不同文惠以力不足爲言是其畜量而行又與湯思退不同又云世多咎辛稼軒和開禧之議然開禧未嘗能用稼軒也水心則離認矣 何云趙

忠簡亦主和議史海翁持論老成不容以小大概之○元圻案宋史
鼎再相或議其無所設施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復
加攻必傷元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
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持言及母后耳羣臣
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史浩傳張浚將圍恢復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
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
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孝宗奮志於恢復史
公浩以爲不先自治安可圖遠與張公浚詰難於天子凡五日浚乃見上曰
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浩力
請罷歸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相高宗諡忠簡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
人相高宗孝宗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隆興主和者又
有李禧陳敏韓元吉唐文若陳俊卿事詳齊東野語第二卷朱子垂拱奏
摺曰今日論國計者大抵有三曰戰守和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
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
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則南渡後國維之要盡於此矣開禧主戰者韓
侂胄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

呂文靖

夷簡

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

公

爲名相而揚其

父之美史直翁

浩

爲相非無一善可稱

何云

子彌

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全云直翁固是良相

其爲宋陸陳楊葉諸公乾溥大儒一舉盡之矣目申公所不及○元折案史稱夷簡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願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

閩按皇當作宗

遺

詔下謂之遺誥蓋避時宰家諱也

全云時宰乃史彌遠其曾祖入行徵士名詔

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觀

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

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

玉葉也聞者壯之

元折案宋史蔣重珍傳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官刑部侍郎諡忠文作記

李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張俊爲樞密使其父名密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

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

全云陳賈傅伯
齊胡絃之徒也

終也不知逆順

全云雷黃之徒也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

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

何云虞伯生題
樓攻媿耕織圖

詩序云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蓋兼以易
牧民者不獨延春也 全云南渡之初樓璘以耕織圖進攻媿之父也璘

官至揚
州安撫

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

取祕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

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

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

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

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

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

讀載
本傳

噫使徽宗

能實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
為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

可畫乎

集證唐書崔植傳長慶初穆宗問正觀開元治道植曰元宗即位
得姚宋納君於道璟嘗手寫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

戒其後朽暗乃易以山水圖稍怠於勤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 玉海百
六十三寶元元年十月改萬春閣為延春閣兩壁畫農家蠶織圖見於紹興
五年三月甲午之聖訓 樓鑰耕織圖後序高宗皇帝紹開中與備知民瘼
伯父琦時為於潛令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
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為一圖係以五
言詩賜對之日遂以進呈玉音嘉獎宣示後宮○元圻案紹興五年三月甲
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庚沈與求曰多雨天氣久
寒慮損其泉帝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於延春閣兩
壁畫農家蠶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 宋史陳師錫傳師錫字伯修
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僞聲及廷試神宗擢為第三蘇軾薦其學術
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退跡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官
考功郎中出知穎濬滑三州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下時號二陳 宋俞允
德益雪叢說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
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 宋史張去華傳去華嘗獻所著元元論大旨以
養民務穡為急真宗深所嘉賞命寫雜素為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孫
奭傳仁宗即位盡無逸圖上之帝命張於講讀閣

紹興閒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

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

而出於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

於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

閱按舊唐書良吏上下四十一

人酷吏上下十八人 集證漢書循吏傳六人文翁在景武時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鄧都在文景時留成趙禹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咸宜山廣明皆出於武帝可延年嚴延年成昭宣時尹貴在成帝時○元圻案漢之張湯杜周史記列之酷吏班書以其子孫貴盛別傳二人亦在武帝時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

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

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差

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

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奈何君相

反以爲慶乃止

何云寇公真大臣○元圻案東坡富鄭公神道碑曰公使契丹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尋

遷翰林學士公見上方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政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宗史倪思傳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官禮部尚書諡文節此事本傳不載

延平先生

全云名侗

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

廉恥爲先

元圻案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十一李侗早歲聞道即弃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

必以明天理云云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宋史道學傳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某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

王時雍徐秉哲等爲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

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鑒也李鄴以越守降

虜而袖石擊虜僞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集證宋史王時雍蜀人為開封

尹徐乘者潘人為少尹一切搜括逼遷等事皆吳升莫儔將命而時雍乘者行之人稱時雍為賣國牙郎因目升儔為販國吳牙開封府捉事使竇鑒不忍奉行嘆息自縊死唐琦傳琦木術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琵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話罵不少屈死越殺之○元圻案宋史梅執禮傳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助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持金營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乘者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

多者為之

原注出荀子修身篇

李誠之

全云東萊弟子

嘗語真希元曰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圻案宋史儒林傳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

人聞朱熹名往師之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誣熹併及元定詢道州聞命不辭家即就道侂胄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真西山新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嘉定十四年女真犯新水縣公出兵迎敵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之於我不幸獲師不至城陷公

與其子士允相率力戰不克死之開禧中某與公爲僚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持忠立志非堅耳宋史忠義傳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慶元初釋褐歷知新州金人犯淮南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滿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新場名褒忠

元祐中李常寧

注見本卷

對策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

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爲第一景定中有擢

倫魁者

理宗景定三年狀元方山京

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

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

望而幹畧未優

開接出呂祖謙傳所謂視前代有未備者

然攷之史策宋與契

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

何云張方平所

言於仁宗者見東坡所作墓誌○案東坡張文定誌無此語陳后山談叢三故事歲賜契丹金帛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

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
戰勝負幾何兩府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
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

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阻於耿汪

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讐恥可雪采石御敵乃眇然

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何云虞允文儒豈無益於國哉措

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全云橫渠弟子

有種忠憲南軒弟子有趙方○元圻案東萊先生淳熙四年輪對第二摺子

曰國家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有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

禮運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

相望而幹畧未優如元吳之難范仲淹韓琦皆一時選莫能平珍則事功不

諒可知矣東都事略張齊賢傳雍熙三年大舉北伐齊賢請行即授給事
中知代州是時虜騎自朔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監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
衆寡不敵齊賢還廂軍二千出正之右奮衆慷慨一以當百虜遂却先是約
潘美以并州未會戰無何間使爲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滿且懼美之來爲
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
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

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機負一束芻芻州城西南
三十里列幟燃芻房透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州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
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若捷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樓前舍利
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 宋名臣言行錄范仲淹與韓琦為謀必
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
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宋史宗澤傳澤字汝霖婺州義烏
人元祐元年進士除延康殿學士京城倒守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俾
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
憤成疾疽發於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
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忠簡 李綱傳綱字伯紀邵武人
政和二年進士高宗即位綱奏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武
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保天下之心上乃
許幸南陽黃潛善注伯彥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綱以去就爭之留中不報
又耿南仲傳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稱用而吳敏李綱趙次進位居己上
不能平因每事異議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為主和議故職守之備
皆罷 宋劉氏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七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金
主亮為丙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壘刑馬祭天必
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
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軍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
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我軍用海鉞船擊之士皆死關敵舟多沈滿遂不能
濟縱火自焚其舟走瓜州渡 宋史劉錡傳允文過鎮江謁錡錡曰朝廷養
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
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
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

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元圻案真西山
召除戶部內引

第三劄子云元祐中察察兩治矣惟管賢自爲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
聖之禍宋史會布傳布字子宣學於兄鞏同登第拜右僕射韓忠彥雖居
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
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明
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罷布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澗州
鶴山跋任諫議伯雨帖云徽考始初清明登嶺衆正凡一時元凶鉅惡如章
蔡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爲小仁宗此徽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朴並相布
挾私患失一爲趙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進孽京由是
復用布將授京以助已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趙鼎傳張浚在江
上嘗遣呂社入奏事所言誇大每理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
呂社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
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彥固易其然得河南
能保余人不內侵乎光世果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
嘗聞和議與檜意不合檜乘閒擠鼎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全云二人終不

得爲君子。○元圻案錢氏大昕曰曾布與蔡京立異故當時有君子之名且其柄國不久宋史列之姦臣似過當矣史彌遠之姦甚於侂冑而反不在姦臣之列何以爲信史乎。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遠沒旱甚而雨人皆以爲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容齋隨筆十五張天覺爲人賢否上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親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爲姦天下其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故家賢者之名堵康初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子以其實攷之彼直姦人之雠爾爲諫官首攻內侍懷術以搖宣仁至此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諡卹碑毀樓諭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勳猶先烈辨呂惠卿蔡確無罪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容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天覺商英之字蜀郡新津人宋史有傳。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山

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全云宋人多輕去其鄉賢者不免譜牒之學亦至宋而衰○元

所案陳止齋與林宗簡書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爲國蜀唐漢僞官者往往慕化從嘔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

邪貫以此得人而流奧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義無以自見
窮度驟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循舉於是
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漚之流爲一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

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乎號有厲以危小人之
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余謂宰
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

馬公是也

何云司馬
公非久位

夸者死權

案賈
子語

紹興之秦紹定

閩
接

理宗在位四
年戊子改元

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爲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權

爲不可

閩按陳恕傳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問之第
爲三等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

賈不可行於朝廷唯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
之貨財流通張方平傳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

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日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元圻案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太宗深器重之題殿柱曰真鹽錢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薤以袁州降禹玉全云元豐故相王珪字之子

也綦叔厚全云綦北海崇禮行賁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

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爲國守者蓋某卿真卿

二賢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浸

預使令爲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

臨川先降宜春繼屈案撫州三國吳曰臨川袁州漢曰宜春魯衛之政若

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而

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原注秦檜仲山之婿○元圻案王明清揮麈餘錄云王仲薤字豐文城公暮子

建炎初知袁州虜人寇江西生矢守前籍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語也豐文以啓懇之三黃紙除書久無心於慶

齊青瑋舊物尚有意於陶器會之爲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 王珪字禹
玉華陽人相神宗史稱其自執政至幸輔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爲三旨
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
旨也 蘇崇禮字叔厚高密人著北海集四十六卷此詞見集中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

閩按爲理宗景
定四年癸亥

襄

陽之事亦起於榷場之玉帶

閩按唐書王泌爲武定節度使
吐蕃欲成烏崗橋以過師知泌

貪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以守之與襄陽事絕類○元圻案朱
季三朝政要三理宗景定四年瀘州太守劉登拔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
炭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
德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
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
外通互市又度宗咸淳二年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築城置堡江心起萬
人臺立墩星橋以遏南兵之接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
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兼
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

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
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爲毒

也

全云嵩之從子璟卿上嵩之書諫其不宜戀位亦暴卒奉化歷文煒者其人慷慨喜言事與璟卿善嵩之疑所上書出其手合史取文煒榜掠

文煒抗辭不屈而止見袁清

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

實誌之徐景說銘之

元圻案宋史史嵩之傳嵩之字子由彌遠從弟彌忠之子丁父憂起復右丞相時以彌遠

罪惡公論不容不欲嵩之再相於是太學生黃體伯武學生翁日善京學生劉時舉宗學生與寔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等二百五十餘人皆上書論不當起復不報又徐元杰傳元杰字仁伯上饒人史嵩之起復元杰適輪對言大臣請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士論所以禦惡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綱常者也自關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起復之命遂廢又云元杰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中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逐四不才蠶諫 宋季三朝政要二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彌忠憂詔起復石丞相待郎徐元杰上書令其終喪上不聽太學生黃體伯等百四十人上疏曰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罔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

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又淳祐五年杜範再入相薨於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轉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宋周密癸辛雜議別集史嵩之之起復也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爲嵩之毒之而死其妻申省遂將醫官人從厨子置獄令侍御鄭榮督之竟不得其情徐霖上書力訴案不能明此獄之竟不報去范鍾字仲和蘭溪人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史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鍾諱文肅範諱清獻趙汝騰字茂實太宗七世孫居福州宋史有傳著庸齋集

自荆舒之學行爲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觀矣元圻案王安石封荆國公又封舒王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僞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僞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

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混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元所業唐舊宦者田令孜傳令收販鴛官除拜不待旨假賜排不以聞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暨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通鑑唐紀僖宗廣明元年考異曰續資運錄云侯昌業上疏其畧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涼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陛下暫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云云北夢瑣言曰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東都事略鄒浩傳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舉進士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為皇后浩上疏諫曰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就不疑賢妃所為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於是天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莫之信矣乞賜開納追停策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哲宗怒除名新州管章留中不下時蔡京之徒惡其善己也相與協力擠之乃為浩奏有陛下廢孟氏之賢后立劉氏之賤妾又有取他人子而殺其母等語流布中外使天下聞之真謂浩為有罪者宋史鄒浩傳徽宗立召還遷左司諫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謫衡州別駕

鄧志宏

閩按肅沙縣人欽宗時官左正言

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

納之費舍校其文藝等爲二品飲食之給因而有

差

案當時黃裳上書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

旌別人才止付於

魚肉銖兩閒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

者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

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爲

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

此條皆鄧志宏沙縣重修縣學記文見文集十六

原注崇寧學校之事概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何云此狀似道之以利啗三學也○元所案宋史蔡京傳京罷

科舉法悉做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王明清揮塵後錄曰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

姓圖中何月不春風詔屏遂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爲右正言著亮直之名有文集號耕圃遺文三十卷周密癸辛雜語後集

曰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卹行之亦末如之何

也買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款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非而禁不敢發

一謂及賈邀君去謂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濱師之後始覺其罪無乃晚乎齊東野語十七頁似道欲優學舍以避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俸京庠擬試時黃文昂方自江闈入爲京尹蓋增資格雖未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紛然就試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違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擊鼓驚天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

大觀

徽宗在位七年辛巳改元

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

姦臣不學如此

蔡證玉海百十六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甲辰詔士有孝悌睦嫻任恤忠和八行貢入太學大司成考驗

取旨釋褐又云書目有御製八行入刑條一卷刊石立之學宮士以其行之多寡視三舍選而犯八刑者不齒能改過又有二行乃聽入學○元折案大觀八年立八行取士科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遽量未若南海之

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

原注臨邛媿

山了翁南海律菊坡與之莆田陳必義烏徐僑葉莊宋史魏了翁字莘父史籍遠尋因築室於白鶴山下以所聞於韓廣李焯者開門教授士爭負從之嘉定十七年遷教書監直學士院卒諡文靖崔與之字正字廣州人紹熙四年進士門韓中授廣西提刑俄授廣西經畧安撫使拜右丞相力辭乃得致仕卒諡清獻陳必字師復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子官至直秘閣必天性剛毅脩道尤篤常爲朱墨銘謂朱馬陽墨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銷其語者徐僑字榮甫義烏人淳熙進士入爲秘書正字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帝見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元圻案此真文忠跋陳復齋詩語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於門側上漏旁穿天

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

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元

案朱子謝上蔡語錄後序曰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事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

呂子約全云大愚先生呂祖儉東萊之弟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

象

元圻案明道行狀伊川所作載二程遺書 宋史忠義傳呂祖儉以鄭喬張杓羅點諸葛遜臨萬石除籍田令遷太府丞以上書訟趙汝愚安

置鄧州管管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校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龔氏夷族袁道潔混之學得

於富順監賈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閩按宋史龔氏上有郭字世家南平

非夷族起作濠國人香作薛選於眉叩問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養籍橋郭龔氏獲叟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元圻案宋史陸逸傳議定學易於郭龔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龔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清康熙初呂好問薦定召爲崇政殿說書不就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遲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嚴稱之曰譙夫子 經義考二十一譙氏定易傳佚程迥曰定涪州人嘗受易於羌中郭載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定見伊川於涪伊川欲與同修易書後和國許公薦於朝授通直郎

男忠錫孫

孝潛 孝瀚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